



英國高斯倭綏著 鄧演存譯

# 長子

文學研究會叢書

1922

長子

英國高斯倭綏著  
鄧演存譯

文學研究會叢書

1922



3 0543 7947 8

商務印書館

873-55  
641-3

劇中人物

威廉赤沙勳爵

一個爵位次於男爵的貴族

赤沙貴婦

他的妻

不爾

他們的長子

哈羅

他們的次子

朗露克斯

(槍兵的隊長) 他們的女婿

卡莉司鈿

(朗露的妻) 他們的大女兒

朶特

他們的二女兒

莊恩

他們的三女兒

瑪貝藍芳

他們的賓客

約翰勒德

莊恩的未婚夫

老司達日漢

管家

長子

劇中人物

三

13431

長子 劇中人物

佛立德司達旦漢 赤沙貴婦的女婢

小丁寧 小管家

螺絲梯勒 村女

席克生 僕御

查爾斯 男僕

時間： 現在。事實發生於十二月七號至八號兩天，在某縣中赤沙家的別墅裏。

第一幕 第一場 大廳；餐前。

第二場 大廳；餐後。

第二幕 赤沙貴婦早晨的房間；早餐之後。

第三幕 吸煙室；喫茶點的時候。

第一幕與第二幕只隔一晚。

## 第一幕

### 第一場

景爲一間光線很充足，以橡木做牆的大廳，廳內有一乘很闊的橡木的樓梯，空氣裏充滿了有人住在那裏的樣子。餐室，會客室，彈子房，都有門開到大廳裏來，樓梯下面也有一扇開到那些僕人的房間的門兒。巨大的火爐裏正燒着烘烘的烈火。地板上鋪着虎皮，牆上掛着獸角，火爐的對面靠牆放了一張寫字桌。佛立德司達旦漢——一個黑溜溜的眼睛，面色蒼白的、很美麗的女子，——身上穿着富貴人家女婢的黑衣，兩手裏一隻拿着一束黃玫瑰，一隻拿着白玫瑰，站在樓梯腳那裏。樓上門兒一關，威廉亦沙勳爵穿着夜服下樓來。他大約五十八歲的樣子，身體很壯健，頸兒很粗大，灰色的眼睛，臉上顏色很好，他的易怒的貴族的氣概，被一層很薄的禮貌遮蓋着。他還沒有到樓梯下，便說話。

威廉勳爵

呀，佛立德！這好看的玫瑰花！却是送給誰的？

長子 第一幕

佛立德 貴婦叫我把黃的送給克斯夫人，白的送給密斯藍芳，給她們第一晚戴的，威廉勳爵。

威廉勳爵 好得很！（向會客室走着。）你的父親今天晚上要來麼？

佛立德 來的。

威廉勳爵 你告訴他：過下子喫完飯，我要見他，你肯麼？

佛立德 是的，威廉勳爵。

威廉勳爵 你還告訴他：如果得到了那本臘書，叫他也把牠帶進來。

（他出了大廳，走進會客室去；佛立德很不舒適地站在那裏，不住用足拍那樓梯最下的一級。一陣衣裳飛舞，卡莉司鈿急急的下樓來。她是個很好看的，面色很豔麗的，

少婦，穿着矮領的衣服。）

卡莉司鈿 嚶，佛立德！你好？

佛立德 很好；謝謝密斯卡莉司鈿，——不，謝謝克斯夫人！貴婦吩咐我把這些送給你。

卡莉司鈿 （拿玫瑰花。）啊，多謝！母親真好啊！

佛立德 (用一種急促沒有音調的聲說) 那些是送給密斯藍芳的，貴婦以為白色的很配

襯她。

卡莉司鈿 你穿黑衣服，那些纔配襯你咧！ (佛立德快快把花放下) 莊恩的婚約，你看以

爲怎樣？

佛立德 那是很老滿的。

卡莉司鈿 佛立德，他們演習劇本演成怎樣了？

佛立德 天天都演。密斯朵特管理戲臺，忙得很呢。

卡莉司鈿 我真不喜歡加入扮演。多謝你替我把行李拆開。有什麼消息麼？

佛立德 (用一樣急促的呆滯的聲音說) 小管家丁寧畢竟不肯娶螺絲梯勒！

卡莉司鈿 好可恥啊！這樁事却不是玩的。我想一定——她是——我以為——

佛立德 人家說他和別一個女子繞住了。

卡莉司鈿 太壞了！ (用針兒穿花) 你可曉得密斯忒，不爾已經回來了麼？



佛立德 (急急往上望一望) 曉得的，他乘六點四十分車來的。

(朗羅克斯慢慢地下樓來，他是一個輕浮的沉默的男子，穿着夜禮服，眼蓋張開一半，氣概好像一個騎兵似的。)

克斯 喲！十二月裏的玫瑰花！佛立德，今天早晨他們在華漢的叢林打獵的時候，你的父

親逃了一頓罵咧。那一窠小狐狸在那裏？

佛立德 (微笑) 我希望父親曉得放在那裏，克斯隊長。

克斯 你知道他一定曉得的。拿了去別的地方麼？不見了麼？怎麼？

卡莉司鈿 朗尼(暱稱)司達且漢從不射狐狸的。自從潮漲以來，他就住在這裏了。

克斯 殺貓兒的法子多得很咧，——佛立德呵？

卡莉司鈿 (和伊的丈夫一同向會客室走着) 小丁寧竟不肯娶那女子朗尼。

克斯 喲！那麼他不要穿鞋子了(按意謂了寧不能再在赤沙家裏做僕了)威廉勳爵從不

養一個在村裏做不正當的事的僕人的。不爾來了麼？

(他們出了大廳之後，約翰勒德穿着牧師的夜服很沉靜地下樓來；他是一個身材高大，面孔稍帶蒼白色的少年，他走過佛立德跟前微微點了點頭。哈羅——一個快樂活潑的美少年——也跟着下來，他走的時候，每次一脚踏三級樓梯。)

哈羅 呀，佛立德！你好像石像上面那般的忍耐！讓我們開一間那些玫瑰花。是送給密

斯藍芳的麼？丕爾還沒有下來？

佛立德 還沒有下來，密司忒哈羅！

(哈羅一路吹着嘴跟着勒德穿過大廳進去會客室。樓上有戲謔毆打的聲音。『閉嘴，柔特！』跟着莊恩下樓來，把伊的頭扭轉往上望着。伊出落得很美麗，很纖細，眼兒也很緊貼。)

莊恩 佛立德，我後面可齊整麼？柔特，那畜生呀！

佛立德 很齊整密斯莊恩。

(這時柔特站在上面樓梯扶手那裏，伊跟着也跑下樓來。伊的臉龐圓得好像一個滿

月形似的，模樣很直爽，面孔很似一個搗亂者的。）

朵特 你這個小東西！

莊恩 （向着會客室飛跑，剛至門口那裏，却給朵特追着。）

朵特！ 你——啊！ 朵特！ 你

却捨人咧！

（他們走進會客室之後，瑪貝藍芳——一個身材高大，面貌可愛，帶着愛爾蘭模樣的女子，——慢慢地下樓來。——看見了伊，佛立德的容貌立刻變成很堅決、很注意似的。）

佛立德 密斯藍芳，這是貴婦送給你的。

瑪貝 （伊的說話不知不覺帶着愛爾蘭的口音。） 好香啊！ （扎花。） 佛立德，你好麼？

佛立德 很好，多謝！

瑪貝 你的父親好麼？ 希望他再許我帶着獵槍出去就好了！

佛立德 （蠢蠢地說。） 我曉得他一定很喜歡的。

瑪貝 是——的。我還沒有忘掉他的容貌咧，——最後那一次……

佛立德 你和密斯忒不爾站在一塊兒。和他一塊站着，比較和密斯忒哈羅或克斯隊長好

得多咧！

瑪貝 那天他却連一隻鳥兒也打不到。

佛立德 人們越是希望出力，越是打不到的。

（飯鑼響了。瑪貝藍芳睜了佛立德一眼，便向會客室而去。花沒有了，伊仍然一個人

留戀在那裏。忽然間樓上有關門及急促的脚步的聲，伊立刻退後到樓梯那裏，不爾下樓來，突然跑到伊跟前。他身材高大，容貌好看，和他父親的樣子差不多，也帶着那遮蓋着的易怒的面貌。）

不爾 佛立德！（伊仍然退後着。）什麼事？你不喜歡見我麼？

佛立德 喫了飯之後，我有點事情對你說，密斯忒不爾！

不爾 密斯忒——？

（伊經過他跟前，快快地跑到樓上去。不爾皺着眉兒，看着伊上樓；這時會客室的門開

了，他立刻甦悟過來，這時威廉勳爵和密斯藍芳先進，跟着克斯、朵特、哈羅、卡莉司鈿、勒德和莊恩互相憑倚着，說着話到大廳裏來。赤沙貴婦獨自一個跟着他們後面；伊是一個文雅而有禮的、五十歲的婦人，頭上生着銀灰色的髮兒，像貌溫柔而帶嚴肅；他們正穿過大廳向着餐室走。

威廉勳爵 呀！不爾！

瑪貝 你好麼？

克斯 好麼，老朋友？

朵特 (快快地說。) 你可曉得你扮劇中什麼人嗎？ (指他們所練習的那本戲。)

哈羅 麼，老頭兒，你好麼？

(卡莉司鈿和他的兄弟接吻。莊恩和勒德站在那裏很羞的望着他，一句話也不說。)

不爾 (把手放在莊恩的肩膊上。) 你們倆好幸運啊！母親，好麼？

赤沙貴婦 很好。我的孩子！我很快活見着你！我們別了好久了。

(伊攜丕爾的臂，大家向餐室走。)

(幕閉。)

(幕立刻再開。)

## 第二場

卡莉司鈿，赤沙貴婦，朶特，瑪貝藍芳，及莊恩，餐後仍回到大廳裏來。

卡莉司鈿

(低聲說。)

母親，小丁寧和螺絲的事情是真的麼？

赤沙貴婦

我恐怕是真的吧！

卡莉司鈿

不過他們難道就不能假——？

朶特

呀，呀！

(卡莉司鈿和伊的母親都不作聲。)

我的孩子，我並不是個年輕的人啊！

卡莉司鈿

不，你自然不是，——只不過——(說到「只不過」的時候，望着莊恩和瑪貝藍頭)。

朶特

這個就是我最不喜歡的榜樣！

赤沙貴婦

我愛！又是一樁麼？

朶特

是的，母親，你不要假裝不懂，因為你曉得你懂得的。

卡莉司鈿 榜樣？ 什麼的榜樣？

（莊恩和瑪貝中止談話，仍在火爐旁坐着聽伊說。）

朶特 虛僞，那自不然！他既然不喜歡她，你們爲什麼要逼他們倆結婚呢？

卡莉司鈿 （諷刺的說） 唔！你的想像却不把你扯到這麼遠咧！

朶特 人們結婚的時候，你可相信他們是否應該互相戀愛的麼？

卡莉司鈿 （聳了聳肩） 那并不是討論這一點！

朶特 哦？你從前愛朗尼不愛？

卡莉司鈿 不要發呆了！

朶特 如果你從前並不愛他的，你可肯和他結婚麼？

卡莉司鈿 那自然不肯。

莊恩 朶特！你真是——

朶特 噢！你這個馱子！

赤沙貴婦 朶特，我愛！

朶特 母親，你不要攔住我不許我說下去。（對莊恩說）你愛約翰不愛？（莊恩急急把頭

掉轉去望着火爐。）如果你不愛他，你可肯和他結婚不肯？

卡莉司鈿 朶特，你真是個野獸！

朶特 瑪貝是不是愛上——愛上她所愛的那個人？

瑪貝 我倒很想曉得誰是那個人呢。

朶特 唔，倘若你不愛他，你可肯和他結婚麼？

瑪貝 不，我不肯的。

朶特 現在，母親，你從前可愛父親不愛？

卡莉司鈿 朶特，你真是討厭啊！

朶特 （不樂。）唔，這句話也許深了一點。

莊恩 朶特！



朵特 母親，你從前愛父親不愛——我的意思很靜白的？

赤沙貴婦 是的，很靜白的。

朵特 如果你從前並不愛他，你可肯和他結婚麼？  
（赤沙貴婦搖了搖頭。） 那麼我們大家的意見都相同了。

瑪貝 只除開了你自己不同。

朵特 （快快的說） 就是我爱他，倘若我和他結婚，他還以為他自己運氣好咧。

瑪貝 是的，我却不見得這麼確實。

朵特 （向她作鬼面。） 我剛纔所要說的——

赤沙貴婦 親愛的，你可以爲還是不說的好麼？

朵特 好，我不把我剛纔所要說的話兒說出來就是了，不過我實在要說的，就是——爲什麼那魔鬼——

赤沙貴婦 是的，朵特！

朵特 (稍爲覺得煩惱) 他們既然大家互相嫌惡,那麼他們就不應該結婚,如果父親強迫

他們去——

卡莉司鈿 你一點東西都不懂! 這爲的是——

朵特 不要說了! 小孩子般的!

(忽然大家都靜着,因爲看見克斯和勒德從餐室裏走來。)

勒德 那一定是這個樣子的,朗尼!

克斯 不,約翰,一點都不是這個樣子!

勒德 你却不想想着。

克斯 好上帝,剛纔喫完飯,那個願意去想啊!

朵特 來! 我們去打彈子吧。(伊掉轉身向着那彈子室的門) 聽着! 明天練習劇本的

時間是早上喫了點心之後,從「衣克爾斯」(按是劇本裏的人名)氣喘喘跑進來」那裏起,一直做到結尾。

瑪貝

朵特，你好選不選爲什麼一定要挑『階級』這一篇劇本來練習啊？你要曉得這篇劇本是非常難演的。

朵特

只不過因爲這一篇劇本，還不算太深就是了。

（朵特們都進了彈子房裏去。）

赤沙貴婦

朗尼，不爾在什麼地方呀？

克斯

（快快地。）我想這時威廉勳爵正和他開着供給會咧，（按威廉勳爵因不爾在外花

耗很利害，用度溢出他所應得的供給，父子間正鬧着意見，供給會就是說他們倆在那裏

討論這事的意思。）

赤沙貴婦

噢！

（伊很不安的望着餐室的門兒，後也跟那些女孩出去。）

勒德

（用一種繼續辯論的聲調。）朗尼，這樁事情不能有兩種意見的，小丁寧不肯娶那女

子，那是很難替他辯護的啊！

克斯 我一點都不贊成你的意見，約翰。

勒德 你不肯聽人家的說話，那自然是不贊成。

克斯 (把紙煙夾在手指裏) 老實說罷，我的好人兒！這種的事情我們至少也遇見過兩次了。

勒德 我的要點是——

克斯 (用他的半開半閉的眼睛嘲弄地望着勒德) 我曉得——我曉得——不過要點是你的要點離開的你的職業多遠就是了！

勒德 如果一個男子害了一個女人，他應該把她補救好的。我想這不必要什麼解釋吧！

克斯 那倒要看根據什麼情形。

勒德 那是下流的順便主義！

克斯 鼠子，你聽着——噢！約翰，不要說了，這種的事情去和一個牧師討論，永不會討論出結果來的。

勒德 (生氣) 爲什麼不會?

哈羅 (他從餐室進來) 魔鬼們, 又噪了!

克斯 哈羅, 不要響!

勒德 就是軍隊的宗教也是「玩這種的把戲。」

克斯 那自然, 但不曉得什麼是這種的把戲?

勒德 在這種的情況裏, 又能够是別的麼?

克斯 約翰你, 未免太嚴守教規了! 這種的事情, 你是無可奈何的, ——

勒德 (聚精會神地說) 你聽我講!

哈羅 (戲着假裝人拉住一個馬頭的樣子) 「呀, 來呀, 你這只可愛的動物!」

克斯 (對勒德說) 老朋友, 你却不是說服我! 你却不知道把我們帶到什麼地方纔好。

(靜靜的吸着煙)

勒德 從小丁寧這樁事兒看來, 依你的想像惡德是怎樣會發生的呢?

克|斯 我想是從人類的天性發生的，約翰。我承認不喜歡人家把一個女子攆進困難裏的，

但是我却不見得謹守規矩有什麼用處。非但如此，你還應把他們破壞咧！威廉勳爵和你倆個所以要縛束丁寧和那女子一起，壓制他們的自由，只不過想顧全點面子罷了，但這種的事情一兩年之內，十有八九是要受報應的。你能够硬牽一匹馬到水裏，但你不能夠強迫他喝水。

勒|德 我完全的絕對的不贊成你的意見！

哈|羅 好個約翰！

勒|德 無論如何我們曉得你的主義在什麼地方了！

克|斯 (微怒) 在什麼地方，呀，請你說出來！(哈羅往上望了，望指着下面) 不要作聲，哈羅！

勒|德 你有聽見過浮士德 (Faust) 這篇小說麼？

克|斯 現在聽着，約翰，豎直人家都敬重你的服色，都對你謙讓，你儘可以去——傳播就是了！

勒|德 好，朗尼，我一定要說——講到那些鄙夫——(說着轉身向彈子房走)

克斯

對不住，我却衝撞了你！

（勒德出去。門開的時候，跟着一陣婦女的笑聲和彈子滾轉聲蕩漾進來，門關了才不

聽見。）

克斯

真可怕，牧師害人的法子啊！因為你曉得我贊同他，小丁寧應該玩這個把戲的，我希望

望威廉勳爵作成他就好了！

（僕御席克生從梯下的門進來，老司達旦漢跟着他後面。司達旦漢年紀大約五六十

歲的樣子，穿着件大袋子的外套，吊袴，套鞋，他的面孔帶着自重的模樣，藍眼，鬚短而帶灰色，顯然現出從前是紅色的。）

克斯

呀！司達旦漢！

司達旦漢

（把手舉到額上。）晚安克斯隊長。

席克生

威廉勳爵仍然和密斯忒不爾在餐室裏麼？

哈羅

（快快地說。）是的，席克生。

(席克生走出到餐室裏)

克斯 司達旦漢，你還沒有獵到野雉麼？

司達旦漢 還沒有，克斯隊長。只不過射了些鳥兒罷了。將來你不在這裏，那時我們要

叢林出獵咧！

克斯 呀，講到叢林——

(忽然停着不說和哈羅一塊走進彈子房去) (威廉勳爵從餐室進來，手裏拿枝金牙

簽挑牙)

威廉勳爵 呀！司達旦漢！小丁寧那樁事情弄得很不好啊？

司達旦漢 是的！威廉勳爵。

威廉勳爵 他真個不肯娶她？

司達旦漢 他真個不肯，威廉勳爵。

威廉勳爵 你要曉得那是不可的。他有什麼理由給出來？



司達旦漢

他只說以後不願意再和她發生關係，除了這句之外他並沒有講別的說話。

威廉勳爵

呀！這並不是什麼理由。我不能够讓我的家人在村裏像這般反反覆覆的搗

亂的。

（掉轉頭對赤沙貴婦說，這時伊剛從彈子房進來。）我愛，正談着小丁寧那椿事

情咧！

赤沙貴婦

噢是，啊！司達旦漢我覺得這般難受！那討人可憐的女孩！

司達旦漢

（很尊敬地說。）貴婦，或者我想現在他以為她不配嫁他也說不定了。

赤沙貴婦

（對自己說。）不錯，我猜他已經勝過她了。

威廉勳爵

什麼？不錯。不錯。我剛纔對司達旦漢說了，他一定要把這椿事弄妥。我們

不能讓村裏有人說我們閒話。如果他願意保存他的位置，他非立刻娶那女子不可。

赤沙貴婦

（低聲對伊的丈夫說。）強迫他們，不曉得對不對？司達旦漢你可知道那女子

什麼意見？

司達旦漢

貴婦，她只不過要和他鬪氣罷了。——她說她一定要嫁他——不論願意不願意

都好。

赤沙貴婦 鬪氣？唔！倘若他們像這個樣子結婚，他們倆將來一定要苦惱的！

威廉勳爵 什麼話？你還不明白麼！此外，我愛，你應該曉得現在的時代，這種的事情裏面

是有一條無字的法律的。他們要十分留心着，如果鬧出什麼結果來，他們應得負擔咧：

司達旦漢 貴婦，有些青年人，他們對於一樁事情，比較一隻老雄雞還不如，不肯用心思依情

理想想看的。

威廉勳爵 明天我再給他說話。司達旦漢，如果他仍執拗不悟，他一定要走的，也沒有保證

書給他。你將我的說話告訴他。我本來很喜歡這種人，他是一個很好的管家。我不

願意失掉了他。不過這種的事我也不願意見着。他一定要改過自新，否則請他走就

是了。他今晚在這裏麼？

司達旦漢 他正在那裏掛鷓鴣，威廉勳爵。你可要叫他進來麼？

威廉勳爵 (停了一下) 是——的。我要見他。

司達旦漢 晚安，貴婦！

赤沙貴婦 司達旦漢，佛立德近來面色不大好看咧。

司達旦漢 她恐怕胃口稍爲不好就是了。

赤沙貴婦 我一定要設法令她喫點東西。

威廉勳爵 司達旦漢！我們不如先獵家禽吧！去年我們獵到點什麼東西？

司達旦漢 把那本獵書取出來，但並不翻閱。二百五十三只野雉，十一只野兔，五十二隻

兔子，三只山鵝，各種的。

威廉勳爵 各種的？裏面連一只狐狸都沒有麼？（嚴肅的說）今天早晨我在華漢叢林，

好可惱——

司達旦漢 （很嚴肅地說）却不要說，威廉勳爵，那隻四歲大的看上也很大一握了！

威廉勳爵 （很銳利的望了他一望。）你很懂得我意思。

司達旦漢 （仍不走。）我好去喊丁寧進來麼威廉勳爵？

(威廉勳爵點了點頭) 司達日漢從樓梯下的門出去。

威廉勳爵 老狐狸!

亦沙貴婦 你不要太過令小丁寧過不去。他年紀還輕咧!

威廉勳爵 (拍了拍伊的臂。) 我的親愛的, 你并不了解少年人的心思, 你可以?

亦沙貴婦 (微現嚴厲的樣子。) 我并不了解少年人! 一個丈夫, 兩個兒子, 還不算咧! (這時

樓梯下的門開了。) 你不要——

威廉勳爵 我很和靄的待他就是了! (很銳利的說。) 進來吧!

(亦沙貴婦仍回到彈子房去。伊臨走的時候, 回轉頭望着小丁寧微微地笑了一笑; 丁

寧是個很好的少年, 穿着棕色的衣服, 帶腳絆, 手裏拿着頂帽子。)

威廉勳爵 晚安, 丁寧!

丁寧 (搓着帽子。) 晚安, 威廉勳爵!

威廉勳爵 司達日漢有把我爲什麼要見你的說話告訴過你麼?

長子 第一幕

丁寧 是的，勳爵。

威廉勳爵 這樁事情的主權是在你的手裏。取去也好，放下也好。我並不壓制你。我只

不過不願意我家裏發生這種的事情就是了。

丁寧 我想說的，威廉勳爵，就是她——（忽止着不說）

威廉勳爵 是的，我敢說——你們倆，一個是半斤，一個八兩。你不能說那些話。

丁寧 不，威廉勳爵。

威廉勳爵 我待你很好的。這裏是你的第一次位置，如果你離了這裏，你就得不到保證書。

丁寧 勳爵，我永不會弄出什麼禍來的！

威廉勳爵 我的好人兒，你要曉得國裏的風俗？

丁寧 是，威廉勳爵，不過——

威廉勳爵 總之，你沒有跳之前，你應該看個清楚纔好。我並不強迫你，如果你不肯答應，你

一定要走的，那就是了。

丁寧 是，威廉勳爵。

威廉勳爵 很好，那麼你現在去把這樁事情細細地考慮一天吧。

（丕爾已從餐室很鬱鬱地踱進來，這時正站近樓梯那裏聽他們說話。丁寧瞧見了他，

立刻把手舉到額上。）

丁寧 很好，威廉勳爵。（他掉轉頭來訥訥地說不出話，復又把頭掉轉來。）我的老母正倚

靠我——

威廉勳爵 現在，丁寧，我沒有什麼別的說話了。（丁寧很失意地從梯下的門出去。）

威廉勳爵 （眼睛望着他。）聽着！只要懂得——（他也走了出去。）

（丕爾燃着一枝香煙，然後走近寫字桌旁。他看上去像很憂悶似的。彈子房的門忽然

開了，瑪貝蓋芳走出來，稍爲和他招呼一下。）

瑪貝 他們迫着我來請你去打彈子哩。

丕爾 對不住！我得到許多信要回。

瑪貝 你看上去像越做越有恆心了！

丕爾 噢！我倒不知道。

瑪貝 你還記得上次打獵的最後那天麼？

丕爾 我記得的。

瑪貝 (突然間) 佛立德出落得好美麗啊！

丕爾 是麼？

瑪貝 『他走起路來都是美麗的。』

丕爾 真的？倒沒有注意。

瑪貝 你是不是正在那裏學着交際的口才？

丕爾 那不見得。

瑪貝 噢！(靜了些時) 密斯忒丕爾啊！

丕爾 密斯藍芳！

瑪貝 你怎的啦？你以為我并不覺苦，從前是個好朋友，你說你奇怪不奇怪？

不爾 (蠢蠢地說) 我對不住！

(忽瞧見他的母親從彈子房進來，他便靠寫字桌旁坐下。)

赤沙貴婦 瑪貝，親愛的，你拿我這根彈棒去吧。不爾，你也爲什麼不去玩玩，設法阻止阻止

朗尼，他玩得真可怕？

不爾 多謝！我得到這許多信要回咧。

(瑪貝取了彈棒仍回到彈子房，她進去的時候，房裏的談笑聲可以聽聞。)

赤沙貴婦 (走到不爾那裏站在他椅子後面) 有什麼不適意的事麼，親愛的？

不爾 沒有什麼，多謝。(突然間) 我希望你不要請那女子來這裏就好了！

赤沙貴婦 瑪貝麼！爲什麼呀？她們要她來演戲。我想去年聖誕節你和他交情還很好。

不爾 (一種愠怒的樣子) 那是一年前的事。

赤沙貴婦 你的姊妹們都喜歡她，你的父親也是這般，依我個人看來，她是很討人愛，很愛爾



蘭的樣子的。

不爾 我敢說她是很好！

(他周圍瞧着，好像示意給他的母親請伊出去，讓他獨自一個留在廳裏似的；但赤沙貴婦看見不爾就要望她，她便瞧着別外去，并不注意到。)

赤沙貴婦 我恐怕你的父親已經對你說了那些話了，不爾！

不爾 他已經說過了。

赤沙貴婦 說那些債務麼？你不妨設法求他給你多點錢。(微笑) 自不然他是有一點！

不爾 他是這樣的。

赤沙貴婦 我希望我能够——

不爾 噢！望你不要弄錯；

赤沙貴婦 你把這事告訴他，似乎有點不大好。

不爾 他自己寫信來問我欠人多少錢，所以我才告訴他。

赤沙貴婦 噢！（假裝一種異常的聲音。）我近日偶然還有些少錢在這裏，不爾——我想

那是沒有什麼的，只要你——

不爾 聽着，母親，你從前已經這般做過了。我是不能不花錢的，除非我搬到殖民地，或者像這一類的地方去住，我永不能不花錢的。

赤沙貴婦 不要講這種的說話！

不爾 不論怎樣，我總要這般做的。

赤沙貴婦 這樁事情只不過因為你的父親太把地位，名譽，以及你的事業重視了一點就是了。所有赤沙家裏的人都是這個樣子的。他們在這裏住了好久了，他們全都——像樹根一般的生實在這裏了。

不爾 我倒希望我的事業將來很有趣的咧！

赤沙貴婦 （有點慌忙的樣子，但自制着不令他看出。）不過，不爾，你為什麼要花這許多錢，超出你所應得的數目之外呢？

不爾 爲什麼連我自己也不曉得。

赤沙貴婦 我恐怕我們曉得咧！那也許是不謹慎的緣故。

不爾 是的，你還是不要理我的好。

赤沙貴婦 若是只不過爲些少錢的緣故，——但你爲什麼又這般的——

不爾 是——的。

赤沙貴婦 你沒有什麼事情瞞着我麼？

不爾 (面朝着伊) 沒有。(慢慢地掉轉去望那些文具，拈起一枝筆來。) 我一定要寫這些信了。

赤沙貴婦 不爾，倘若你有什麼實在困難的地方，你要告訴我，你肯麼？

不爾 不過並沒有什麼呀！

(他忽然站起身來週圍的踱來踱去。跟着赤沙貴婦也走向火爐那裏，伊很不適意地望了他一眼，然後才掉轉身對着那火。伊意欲去却他的不寧的舉動，便談到別一樁事

上去。

赤沙貴婦

你說小丁甯那樁事情可惋惜不惋惜？我很替螺絲扼腕！

（靜。）

這時佛立德偷偷地從梯下的門口進來，看見只有不爾在那裏，便走前來和他說

話。

不爾

（突然間。）噢！在村裏你沒有法子阻止這種的事情的！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佛立德猝然呆站着不響，知道并不止他一個在廳裏，不爾這時瞧見她也嚇了一跳。）

赤沙貴婦

（仍然面對着火說。）看上去強迫他去娶螺絲，那是很可怕的！我極相信人們做

事應該出自他們本人的意思纔好。（忽瞧見佛立德很不自然地站在樓梯那裏。）佛

立德，你有什麼事要問我麼？

佛立德 只不過要問貴婦那件外套。是否我現在就——動手縫呢？（這時威廉勳爵從

會客室進來。）

赤沙貴婦 是，是。

威廉勳爵 (很和霽的說) 不爾，你可能再給我五分鐘麼？

(指着那彈子房的門對赤沙

貴婦說) 我愛，我們跟着就要來了！

(佛立德望了望不爾仍回到伊從那裏來的地方，赤沙貴婦很不願意的走進彈子房去。)

威廉勳爵 我就給小丁寧簡短的解罪了！(說着，走向火爐那裏解開他外套的末端。) 現

在你呢，不爾！你剛纔回來，我本不願意麻煩你，不過你要曉得這種的事兒不能再弄下

去。我已經替你還過兩次的債了；這一次除非看見你改過自新，把往日的行徑變換了，

我不能替你再還那些債了。(稍停) 你的奢侈闊綽的舉動，都是從你母親那裏學得

來的。她奇怪得很，——(稍停)——所有文德利(即貴婦的母家)一家的人，看起金錢

來都這個樣子。

不爾 如果照你的意思說來，那麼母親倒很慷慨的了。

威廉勳爵 (很枯澀地說) 我們現在就這樣辦罷！(稍停) 我所知道的，目前你欠人家

一千一百磅。

不爾 大約是這多。

威廉勳爵 只不過一點點吧了！（稍停）現在我要提議點意見。

不爾 可否請明天再說？

威廉勳爵 『明天』看上去就是你一生的格言咧！

不爾 多謝！

威廉勳爵 我極希望今天也把他變換了。（不爾靜靜地瞧着他）現在你應認真認真的

把你的地位認定，不要只管在鎮裏蕩來蕩去，賽馬哪，打球哪，以及幹那些不應做的事兒！

不爾 說下去吧！

（威廉勳爵覺得他的口氣有點惱怒的樣子，便把態度改變了點。）

威廉勳爵 我提議的意見是極其簡單的。我不能再想得出別的像這般合理的東西，訴諸

於你就曉得你的益處了。（枯澀地說）我現在把他說出來。只要你娶個良好的女子做

妻，安份下來，聽候分家；那麼你可以得到那間杜華房子，和每年一千五百磅的費用，此外我便替你把債還清。如果你能够被選入國會，我每年可以給你二千磅。我們沒有踢去那些可惡的進步黨之前，還有許多時候可以從容運動呢。倘若夏季裏，你能盡力做去，如果下季你不設法每星期有三天加入，那是很可怪的。你可以把洛基特（馬名）和那匹四歲大的拿去，——他是很承得起你的重量，足有八寸半的骨兒，你只要一匹就夠了。

如果密斯——我說，如果你的妻要去打獵——

不爾 那麼你已經選定了我的妻子了？

威廉勳爵 （急急地望了他一望。） 我想你心裏已經看中什麼女子吧！

不爾 吓！

威廉勳爵 你已經有這麼大的年紀，不必做出那種不自然的樣子。我二十八歲娶你的母親。現在，你呢，是這家的長子，那是要有點作爲的。我越加多觀察目下的時代，我越加相信，不論什麼人都應得競爭，都應得把地產的界石好好地保全，除非我們大家真真

心對我們的階級，豫備替他做點事業，我們這些有地產的階級的人，就要屈服在那可惡的平民精神下面了！目前的形勢是很重大的。我們受人家各種的恐嚇。如果你當是一樁事兒，決意實行，你一定要娶一房妻子！從前我承受產業的時候，倘若沒有你的母親，我也許會把產業失掉了咧。

丕爾 我想這種的事兒（按指失掉產業的事）已來着了！

威廉勳爵（和鸚地說）我的可愛的人兒，我是不願意逼迫你的。你已經放蕩到這樣。

我對於你那些失檢的地方，從沒有說過一句不以為然的話兒——自從你——（丕爾忽然動了動，并没給威廉勳爵看見）總而言之，——不論什麼，我從沒有查問過你的事情。我只能由你關的於金錢上的憑證，——這些憑證你倒常常供給與我的——下判斷就是了。我想像中以爲你的生活像許多與你一般地位的青年所過的一個樣子，我並不責備你，不過那是要有一個時候爲一切着想纔成！

丕爾 你爲什麼不直截了當的說要求我娶瑪貝藍芳呢？



威廉勳爵 是的，我的確想要求你娶她。那女孩很美好。門戶既不錯，——也有點錢，——

又善騎馬，難道她的美貌不配嫁你麼？

不爾 很配，很配，多謝！

威廉勳爵 我從你母親那裏曉得，你和她的感情也很好。

不爾 請你不要把母親牽進這樁事情裏面吧！

威廉勳爵 (用一種偽謙) 或者你很有足够的理由陳述你的異議也說不定。

不爾 我們一定要再談到這一層麼？

威廉勳爵 我從沒有要求過你替我幹點什麼事兒，我希望你現在要注意注意點。我不是

一定存心要壓迫你做這樁婚事。如果你不喜歡密斯藍芳，你便娶一個你所喜歡的女子就是了。

不爾 我不娶。

威廉勳爵 倘在那種情形，你曉得選擇怎麼了！(忽含着一口怒氣) 你這個小……

(忽又咽着不說，站在那裏怒視着不爾，不爾也扭轉來怒視他。) 這樣看來，我猜你一定纏着別的人的。

不爾 你喜歡猜怎麼，就猜怎麼就是了。

威廉勳爵 我警告你，如果你幹一個下流人——

不爾 你不能壓制我，好像你壓制小丁寧那般的。

(赤沙貴婦聽聞他們的聲音說得越高，便從彈子房出來。)

赤沙貴婦 (近在門口那裏說) 什麼事呀？

威廉勳爵 你決意不肯麼？你走開，杜露茜(赤沙貴婦的名字)！

赤沙貴婦 (決然的說) 我和不爾已經不見面有兩個月了！

威廉勳爵 什麼？(停了一下) 唔，——我們一定再要談這樁事情的。

赤沙貴婦 你們倆，都到彈子房來吧！不爾，你去把那些信寫完啦！

(伊用一種很靈敏的舉動把威廉勳爵拖進彈子房裏去，她沒有進去之前，扭過頭來瞟

了不爾一眼，但他已經掉轉身到寫字桌那裏了。不爾候房門關了，便瞧了瞧會客室裏有人沒有，然後把樓梯下的門兒推開，背向寫字桌坐下，拈起一枝筆。佛立德，顯然現出她是那裏候着的，這時進來，站在寫字桌旁。

不爾

呀，你要曉得這是很危險的！

佛立德

是的——但我一定要如此！

不爾

那麼就是了，——（自然的不在意。）你不和我接吻麼？

（伊呆站在那裏用一種痛苦的、探問的、目光注視着他。）

不爾

你可曉得我們不見面有八個星期了。

佛立德

是的，很長久了，——很長久——好令你忘記了！

不爾

忘記？我不會把人忘記得這麼快的！

佛立德

不會麼？

不爾

佛立德，你幹什麼呀？

佛立德 (望了他好久) 現在永不會像從前那樣的了。

丕爾 (跳起身來) 你說什麼?

佛立德 我有樣東西給回你。(說着從衣服裏取出一只鑽石介指遞給丕爾) 自從打克

倫麻那裏起,我就沒戴他了。

丕爾 現在你聽——

佛立德 我已經過了我的假日了;我也不急急再取第二只(指介指)。

丕爾 佛立德!

佛立德 你現在可以無拘無束,自由自在,你一定很喜歡的了。只有那兩禮拜就是你真心愛我的。

丕爾 (執着伊的臂) 我敢賭呢——

佛立德 (含糊說) 密斯藍芳不必令她曉得我的事兒。

丕爾 原來就是這個緣故!我已經對你說過十多次了,——一點都沒有變更,仍然像往日

一樣。

(佛立德望着他微微一笑了一笑。)

不爾

噢！那麼很好！如果你願意自尋苦惱就是了。

佛立德

人人都喜歡咧！

不爾

喜歡什麼？

佛立德

喜歡你娶她哪！

不爾

這可太壞了！

佛立德

就是不是一個上流人——這種的事情也常常會發生的。

不爾

那足够了！

佛立德

不過我却不像那村裏的女孩(指螺絲)一般。就是你娶她——你也不必害怕我

會說出什麼話來。這是我應告訴你的話了。

不爾

什麼？

佛立德 我能够守秘密的。

不爾 你就是說這事麼？

(她把頭垂下。)

不爾 好上帝啊！

佛立德 父親養大我不要我哀哭。好像那些小狗被人扭着尾巴只會哀鳴一樣。(聲音

突變) 噢！不爾啊！

不爾 (執着伊的手把頭垂下。) 佛立德 (他離開伊轉身望着火爐。) 好上帝！

(伊站在那裏望了他些時，然後靜靜地由樓梯下的門兒溜走了。不爾再掉轉身來和伊說話，纔知道伊已去。他走到火爐那裏手執着火爐架。)

不爾 唉！這真是——

(幕下)



## 第二幕

景爲赤沙貴婦早晨的房間；時候第二天十點鐘。這是一間很華麗的白牆的房子，室裏擺着幾盤紅百合和菊花。一扇大灣形的窗在西南天的下面，俯視就是花園。鋼琴開着放在那裏，房中生着火，早晨的信件散佈在寫字桌上。兩扇面對面的門，一是到佛立德的工作室，一是到洋臺的。赤沙貴婦站在房間的當中，正看佛立德手裏拿着的那件唱歌劇用的外套。

赤沙貴婦 佛立德，你還是不要縫吧。

佛立德 我不願意認輸的。

赤沙貴婦 你不必只掛着你的活計。而且我還答應你的父親設法使你多喫點東西咧。

(佛立德微笑)

赤沙貴婦 你肯笑，那是很好。你漸漸有點起色了。現在却不可洩氣了啊，過下子我給一

劑補藥你喫。我想你還是不要縫那外套的好。

長子 第二幕



佛立德 我還願意再縫一件咧，貴婦！

赤沙貴婦 (在寫字桌那裏坐下來) 那很好！

(佛立德走進伊的工作室去，席克生從洋臺那裏進來。)

席克生 貴婦，外面有一個從村裏來的少婦人，說是你要見她。

赤沙貴婦 螺絲梯勒麼；叫她進來吧！席克生，那部到游會的車兒，十點半鐘纔要咧。

(席克生鞠躬而退；赤沙貴婦站起身來，現出很不適意的樣子，這種的的毛病，伊遇着困難的事纔有的；這時螺絲梯勒已進來，正候在門口那裏，伊是一個蠢笨的村女。)

赤沙貴婦 呀，螺絲！進來吧！

(螺絲稍爲走前幾步。)

赤沙貴婦 我正在想，不曉得你願意聽我的說話不願意。你和丁寧的婚約，聽說解散了，是麼；

螺絲 是的，——但我已經對他說過，他一定要娶我的。

赤沙貴婦 我曉得了。你可以爲這是最妥當的方法麼？

螺絲 (蠢蠢地說) 我不知道，貴婦。但他一定要娶的。

赤沙貴婦 我希望你仍然喜歡他。

螺絲 我不喜歡他！他不應得受我的喜歡。

赤沙貴婦 你可想他對於你的愛情完全失掉了麼？

螺絲 我猜或者如此，否則他不會那般待我的。他正纏着那個——那個——總之，他不應

該待我好像我已經死了似的。

赤沙貴婦 不，不應該——那自然不應該！不過你還須仔細想想看，你肯麼？

螺絲 除了我所曉得的之外，我也沒有什麼可想了。

赤沙貴婦 不過那爲的是你們倆在這般的精神裏結婚，螺絲，你要曉得結婚爲的是生活。

(望一望伊的面孔) 我常常都預備幫助你的。

螺絲 (稍爲現出感謝的樣子) 多謝貴婦，不過我想他總應該娶我的。我已經對他說過

了。

赤沙貴婦 (嘆氣) 唉，我要說的話已經說完了。這是你個人自重的問題，我不能再給你

什麼真實的說話了。不過你切記着：如果你要朋友——

螺絲 其實我却不見得這般困難。我只不過要他奉行什麼是我的權力的罷了。

赤沙貴婦 (眉毛稍爲動了一動，——很溫柔地說) 是的，是的，——我曉得了。

螺絲 (掉轉頭望一望門口) 我不願意見那些底下人。

赤沙貴婦 來這裏，讓我帶你從別一條路出去吧！

(他們剛走到門口，朵特進來。)

朵特 (瞟了螺絲一眼) 母親，我們可能夠在這房間練習劇本麼？

赤沙貴婦 可以的，你就在這裏佈置罷！

(貴婦把門開了，讓螺絲先走，跟着伊也出去。朵特手裏拿着那本「階級」"Caste"，

(劇名) 照着書裏的佈景起首把房間收拾。)

朵特

椅子，——椅子，——桌子，——椅子呢，——快樂呀，——桌子，——鋼琴，——火兒，——窗門。（拿

出一把袋子裏的小梳來。）這把是給衣克爾斯（劇本裏的人名）的梳。搖籃，——搖籃？

——（伊悻悻的把一個無用的紙籃攆下來，跟着擲一張踏腳凳進去。）小鬼頭！（然後

很不適意的險那本劇本。）『衣克爾斯氣喘喘地跑進來。』以斯脫和鮑麗都站起身——

——以斯脫載着紙盒蓋。』呀，紙盒呢？

（伊四週圍找東西來當做紙盒，開了那工作室的門。）

朵特

佛立德呢？

（佛立德進。）

朵特

佛立德！怎麼事啊？你看上去很愁悶似的。

（佛立德並不回答。）

朵特

你近來好像不大高興。

佛立德

我覺得很好，多謝你，密斯朵特！

朵特 母親有把那調補藥給你喫沒有？

佛立德 (微笑) 還沒有咧。

朵特 那麼恐怕還沒配好。(忽然覺得一陣熱烈的感觸) 什麼事呀，佛立德？

佛立德 沒有什麼事。

朵特 (想到別的事情上) 你今天早晨很忙吧？

佛立德 只不過替貴婦縫這件外套罷了。

朵特 噢，那并不是急需的，大可以候幾天再縫也不遲。如果我不能够把他們教好(指教

練劇本)，我來幫助你縫罷。(快快地說) 他們演得這樣錯法！你可打緊麼？

佛立德 (蠢蠢地說) 那就很好了(指幫助伊縫外套) 密斯朵特。

朵特 (很狐疑地望着伊) 很好。我看——我來討什麼東西？

(莊恩進來)

莊恩 朵特，這一幕所用的嬰孩呢？我一定要好好地撫弄他纔成。

〔朵特 好個古怪的小東西！（伊把那張用來當作嬰孩的踏脚凳取出來，遞給莊恩） 讓我

們看看你表演吧！

〔莊恩（退後）朵特，我們真個要拿什麼來當做嬰孩？我是不能用東西（指踏脚凳）來表演

的。佛立德，你能够想出點別的東西來當做那嬰孩麼？

〔佛立德 莊恩，不如借個真的嬰孩吧！有些嬰孩是很容易借得着的。

〔佛立德，好難看！（指用真嬰孩表演）

〔朵特（仍然把脚踏凳擲進籃子裏。）人家把什麼東西給你，你就拿什麼東西表演就是了。

（卡莉司鈿和瑪貝藍芳此時同進；佛立德立刻掉轉身出去。）

〔朵特 不爾和哈羅在那裏？（對莊恩說） 你去找他們倆來吧！

（不爾和哈羅後面跟着勒德這時已經在門口那裏。他們都進裏面來，勒德誤踢倒了

那紙籃，把他拾起放正。）

〔朵特 勒德，把那搖籃放下來吧！（這時勒德又把籃子裏的踏脚凳取出來。） 不要弄那嬰

孩了，讓他放在裏面去。那麼，現在！不爾，你打那裏進來。（說着伊用手指那工作室的門兒，這時不爾和瑪貝正站近到鋼琴那裏，哈羅跑到窗門去。）勒德，你跑出舞臺外面。那麼現在『衣克爾斯氣喘喘的跑進來，以斯脫和鮑麗都站起身』等一下子！現在我曉得了。（伊開了那工作室的門。）佛立德，我要一個紙匣！

哈羅  
（很高興的。）我不喜歡就起首表演，你要曉得你覺得好像一個獸子似的。

哈特  
（手裏拿着紙匣。）很不樂意地說。）你過下子表演的時候，你還要越加像獸子咧！

（對不爾說，這時他正望着工作室。）不爾，把那門關了吧！（不爾把門關了。）

勒德  
（走進前去。）你們且聽着！我們沒有表演之前，我想先應把這幕的一點心理學弄

清楚纔好。

朵特  
喲，上帝！

勒德  
過下子我拿牛奶進來的時候，——我還是應該很嚴肅的拿進來呢，——好像我是很

熟練的，——我的意思說，還是我假裝好像是——

莊恩 噢！約翰，我却不見得你應該——

朵特 不要說話了，勒德，你跑回去吧。拿開那牛奶。起首表演吧，起首吧，不爾！

勒德 (轉身要走，復又進前來) 但我想你們一定看不起我進來時的重要。

瑪貝 不，密斯忒勒德！

勒德 我并不是要破壞這一幕的輕重，不過我想一定要把這劇的精神弄清楚。什麼是這

劇的精神？

朵特 (很不樂意地) 遊戲哪！

勒德 不，我却不見得是遊戲。如果我們以遊戲看待，那麼我們冒着很大的危險來表演這

劇了！

朵特 我們要冒危險麼？現在你且聽着——

瑪貝 (輕輕地對不爾) 密斯忒不爾！

不爾 (很失望地) 我們還是表演下去吧！



朶特

(拖開勒德) 起首！起首！

(席克生進)

席克生

(對卡莉司鈿說) 小姐，斯達日漢說他已經把那些小獵狗帶了來了，不曉得小姐

們要看不要看？

莊恩

(跳起身來) 噢，約翰，跟着來！(說着伊飛也似的跑了出去，後面勒德跟着伊)

朶特

(用伊手裏拿着那本書做勢停止伊) 不要走！你這個——

(卡莉司鈿和哈羅也衝出去)

朶特

(失望地) 第一個先去選！(指去選那些小狗) (撕伊自己的頭髮) 小鬼頭！伊

也追着他們去了！

(只剩丕爾和瑪貝在那裏)

瑪貝

(嘲弄地說) 你不要一隻那些小獵狗麼？

丕爾

(很冷淡，很不高興的，不住當心着那工作室的門兒) 在鎮裏不能夠養狗的。如果

你喜歡，你也可以要一條！這一窠小狗還不錯。

瑪貝 第六個去選麼？（指伊現在去選那些狗已經是第六個人了。）

丕爾 她們一定肯送一條給你的。她們只不過空說着要罷了。

瑪貝 （背着手漸漸走近丕爾身邊。）你可曉得你在你的父親那裏說我多少話呀 却不

知道你這般的無禮的！我真不懂你們英國人——土地的主人翁，怎樣擺弄你們的

女人們。（忽然變換聲音說。）昨天晚上你做什麼緣故？（輕輕地說）你可肯告訴

我麼？

丕爾 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告訴你。

瑪貝 呀！不，密斯忒丕爾！

丕爾 （差不多被伊的聲音所屈服，——很不樂意的說。）昨晚煩惱得很！

瑪貝 （再嘲弄地說。）現在可煩惱完了沒有？

丕爾 請你不要和我開心吧！

瑪貝 你是真個有點可怕的！

不爾 多謝你！

瑪貝 不過，你要曉得我很喜歡打探人家事情的。

不爾 真的？ 那倒有趣得很！

瑪貝 人們走路眼睛一個時候只管看着一樁東西。（不爾進前退後。）走到半途，却反把

人家攢在一邊了！

不爾 密斯瑪貝，可否請你慎重些？

瑪貝 他們除非等到和那竹籬撞了一個滿懷，他們永看不見那竹籬的；那麼一直又從這個

竹籬撞到對過的那一個竹籬了。

不爾 （兇惡的說。）什麼緣故使得你天天早上要來窘我啊？

瑪貝 美麗的早晨？（突然間。）我們在這裏開玩笑，我想可憐佛立德躲在那裏做活，一定

覺得很無趣吧！

不爾 (望了望工作室的門) 你却喊做開玩笑麼?

瑪貝 現在走回你那裏吧——密斯忒亦沙。

不爾 不。

瑪貝 你常常令我覺得這般愛爾蘭的樣子。你可以爲却是因爲你太過英吉利式的麼?  
呀,他的耳朵活動了點了! 現在他搔着地——就要開始了。

不爾 密斯藍芳!

瑪貝 (仍然退後用微笑和目光引動他) 你不得不跟着我的 (忽然變成一種很莊嚴的樣子) 是麼? 我走了之後,那纔你就覺得了!

(他們靜靜地站着在那裏互相注視着,佛立德開了工作室的門呆看着他們倆。)

瑪貝 (看見了伊) 針兒在這裏! (用法語說) 再會!

(伊一手放在背後,一手開門,溜了出去,意欲不爾跟伊目光的方向出去似的,看見佛立德仍然拿着那外套在手裏。)

丕爾 (慢慢地走到佛立德那裏) 昨天晚上我完全沒有睡着。

佛立德 沒有麼？

丕爾 你有仔細想過那樁事沒有？

(佛立德現出微微的苦笑。)

丕爾 不！我們一定要想出一個計劃來。我要帶你離開這裏。我總不使你受苦的。我

發誓不使你受苦！

佛立德 那是很聰明的。

丕爾 我希望天公不要把我的事情弄到這般糟法就好了！

佛立德 我覺得——很——好，謝謝你！

丕爾 你一定以為我是一個很卑鄙的人。(佛立德搖了搖伊的頭) 你要罵我——就罵

吧！不要裝作那個樣子就好了。

佛立德 你從前是否真個喜歡我？

不爾 那自然，不但從前如此，就是現在也是這般。把你的手伸給我吧！

(伊呆望着他，忽然把伊的手從她的掌握裏縮回來，掩着伊的面孔。)

不爾 (握着拳頭) 你看！我就要證實給你看看！(佛立德忽然雙臂撲着不爾的頸，緊緊的抱着他。)

(門鈕啣嚙一響。他們倆立刻驚開，却看見赤沙貴婦正呆望着他們。)

赤沙貴婦 (并不現出嚴厲的樣子) 請你們怨我！

(伊假裝未得應許忽然闖了進來，好像要退出去的樣子，忽又掉轉身緊合着唇兒，站在那裏等候。)

赤沙貴婦 可以麼？

(佛立德掩着伊的面孔。不爾掉轉身面對面站在他母親站前。)

不爾 請你不要責備她！

赤沙貴婦 (意欲對不爾說，却又說不出，——然後對佛立德說) 請你——出去吧！

丕爾 (牽着佛立德的手臂。) 不!

(赤沙貴婦猶豫了一下,伊自己便向着門走。)

丕爾 不要走,母親!

赤沙貴婦 我恐怕不能夠!

丕爾 (望着佛立德,伊這時嚇得好像受了一個大打擊似的。) 那是很差的! (按意謂如此驚惶,却是很差的。)

赤沙貴婦 的確是的!(按意謂這般的事兒的確是很差的。)

丕爾 (突然決心起來。) 那可不是你所想像的那般! 我已經和她定了婚約,就要娶她了!

(佛立德很很的瞟了他一眼,便掉轉去。)

赤沙貴婦 (望了望他們倆個。) 我——并不——十分——了解。

丕爾 (一陣他壓制着的蠻性發出來。) 我所說的話,是很明白的!

赤沙貴婦 丕爾啊!

丕爾 我已經對你說，我就要娶她了！

赤沙貴婦 (對佛立德說) 這事是否真的？

(佛立德不答。)

丕爾 母親，如果你有什麼話要說，對我說就可以了。

赤沙貴婦 (摸着一張小桌子的邊緣) 請取一張椅子給我！

(丕爾取一張椅子給伊。)

赤沙貴婦 (對佛立德說) 你也坐下來。

(佛立德在鋼琴的琴凳坐下，仍然把伊的面孔望着別處。)

赤沙貴婦 (眼睛專注在佛立德身上) 現在可以說了！

丕爾 我很愛她！她也很愛我！

赤沙貴婦 什麼時候起的？

丕爾 今年夏天裏。



赤沙貴婦 呀！

丕爾 這并不是她的過處。

赤沙貴婦 不是？

丕爾 (用一種好像威嚇的聲音說) 母親！

赤沙貴婦 請恕我，這個觀念我還不大十分明了。你說，你和她——定了婚約？

丕爾 是的。

赤沙貴婦 不利於這種的婚約的理由，我猜你也想得到吧！(突然換了一種聲音說) 丕

爾 這是什麼意思啊？

丕爾 如果你以為是她引誘我進這個——

赤沙貴婦 不，我並不以為這般。我也不以為她是受了人家的引誘。我也不以為別的。

我也不懂得什麼。

丕爾 (嚴肅的說) 好得很！

赤沙貴婦 這個婚約定了多久了？

丕爾 (靜了些時) 兩個月了！

赤沙貴婦 (突然間) 這是——這是極之不可能的！

丕爾 你就要覺得却并不是不可能的了。

赤沙貴婦 這只不過是煩惱罷了！

丕爾 (手指工作室) 佛立德，你到那裏面候我。

赤沙貴婦 (急急地說) 你現在還愛她麼？

(佛立德向工作室走去，咽着啜泣的聲音)

丕爾 那自然是！

(佛立德出了去；伊剛出去，赤沙貴婦隱忍着的情感不覺發洩出來，伊突然站起身)

赤沙貴婦 丕爾！ 丕爾！ 這是打那裏說起？ (丕爾眼睛望着左右兩邊，只聳着他的

肩) 現在你不要愛她了！ 你告訴我，你仍然愛她那是沒有好處的。

丕爾 我仍然愛她的！

赤沙貴婦 這不是你往日說的那個樣的愛法了。

丕爾 她現在還是愛我的。

赤沙貴婦 (很痛苦的說) 我猜或者如此！

丕爾 我看沒有人能壓得倒她的。

赤沙貴婦 (很難過的說) 丕爾！我是否一個無情的或者下賤的婦人？

丕爾 母親！

赤沙貴婦 這椿是關於你的生命，——你父親的生命，——以及——我們大家生命的事情。

我要知道清楚——我一定要知道清楚！——這事弄得我們很不好，你可認實麼？倘若

再弄下去，那是極之不可能的啊！

丕爾 我和統領(指威廉勳爵)常常鬧意見。我和她(指佛立德)當心着就是了。

赤沙貴婦 把一切的事情都告訴給我曉得吧！

不爾 我已經說完了。

赤沙貴婦 不爾，我是你的母親啊！

不爾 要問這些說話，有什麼好處呢？

赤沙貴婦 我看——你不肯拋棄她的了！

不爾 我已經把所有那些可以告訴你的話，都告訴你曉得了。我們既定好了約，我們就

要安安靜靜的結婚，去——去坎拿大裏住。

赤沙貴婦 除了那些你現在仍然愛她的說話之外，不曉得還有別的事沒有？

不爾 我已經對你說過我是愛她的了。

赤沙貴婦 你并不是。（差不多兇狠的說。）我曉得——我曉得後面還有許多別的事情

咧！

不爾 并沒——有什麼別的事情。

赤沙貴婦 （呆了一下，但并不相信。）你可是說你和她所發生的愛情好像你和一個上流

女子所發生的一般麼？

不爾 (痛苦的) 爲什麼不是？

赤沙貴婦 (痛苦的莊嚴) 照例却不是這樣的！

不爾 一直到現在我從沒有聽見你和她們姊妹說過佛立德一句壞話，現在却可不是說她壞話的時候了。

赤沙貴婦 (嚴肅的說) 你要曉得所有這種的婚姻，結局一定很悽慘的。你並沒有嘗過這些味兒！你不知道結婚是什麼？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感情用事却是沒有益處的——因爲像我們這般生長的人，若有異樣的行動，却比較有異樣的靈魂還要劣；除此之外，就是窮乏，你的父親永不會饒了你的，我又實實在在沒有什麼財產。那麼你怎麼做法纔好呢？你又沒有職業！你怎樣能夠維持得住，娶了一個婦人，她——這些還是小事。

不爾 多謝你，所有這些事情我早就曉得了！

赤沙貴婦 除非他們身歷其間，沒有人會曉得的。就是人們是同一階級的結婚，已經很困

難的了。（忽然走向不爾那裏。）噢，我的親愛的，——現在還不會遲咧！

不爾 （掙扎了一下。）那是沒有用的。

赤沙貴婦 而且對於她也不很好。結果只不過使得她悲苦就是了。

不爾 不必費心，這請留給我去担當。

赤沙貴婦 （大怒。）只不過很少數的能做這種的事！你——恐怕連怎樣苦惱你也不知

道咧！

不爾 請不要說了，母親！

赤沙貴婦 不爾，你敢起誓你是照着你自己的自由的意志行事麼？

不爾 （離開了伊。）我實在不能再忍耐得住了！

（他走進工作室裏去。）

赤沙貴婦 我怎麼做法纔好呢？

(在他的愁苦中，伊靜靜地站在那裏，忽到工作室門口，把門開了。)

赤沙貴婦 你到這裏來，佛立德！

(再停了一下，佛立德面色蒼白，抖索索的走出門口來，丕爾跟着後面。)

赤沙貴婦 不，丕爾！我只要和她一個人說話！

(丕爾并不動。)

赤沙貴婦 (冷冷地說) 我一定要求你離開我們的！

(丕爾躊躇了一下，然後聳了聳肩，觸着佛立德的臂，仍回到工作室裏把門關上。沉靜。)

赤沙貴婦 這事怎樣弄出來的呀？

佛立德 我不曉得，貴婦！

赤沙貴婦 請你看天的份上，孩子，不論怎樣，以後再不要這樣的稱呼我了！(伊走到窗口)

(在那裏說) 我都知道愛情怎樣會發生的。我并不責備你，你也不要哭！不過你要

明白那是我的長子。(佛立德把手放在胸口那裏) 不錯，我曉得的！尤以婦人們常

常受這些事情的害處最甚，那是很自然的！不過那不止你一個人——是麼？有人疑心到這樁事情沒有？

佛立德 沒有。

赤沙貴婦 連你的父親也不疑心麼？（佛立德搖了搖伊的頭。）你要曉得世界上沒有東西

比較一個婦人像石頭一般的，摟着一個男子的頸那般可怖的啊！這事已經弄到怎樣地步了？告訴給我知吧。

佛立德 我不能夠。

赤沙貴婦 你到這裏來！

佛立德 我——不。

赤沙貴婦 （苦笑。）你可肯和他斷離麼？你們倆都是一個樣子！這樁事我有什麼好處

呢？瞧着我！這一次夏天你回家休息的時候，他是否和你住在一起？

佛立德 他——的——舉動——常常——都像一個上流人一般的。



赤沙貴婦 像一個男人——你是這樣說麼？

佛立德 那並不是他的過失。我愛他這般的。

(赤沙貴婦掉轉身，在房裏踱來踱去。忽又停着不走，呆望着佛立德。)

赤沙貴婦 我不曉得對你說些什麼纔好！這只不過發狂罷了！這事不能夠，也不可以繼續下去。

佛立德 (含怒) 我固然知道我不是他的匹配，不過我也是——一個人。

赤沙貴婦 他現在愛你麼？

佛立德 這話不大好聽，——不大好聽！

赤沙貴婦 倘若男子是像火藥，佛立德，女子却不像的，如果你失了他却是你自己的錯！

佛立德 但他的確確愛我，他一定愛我的。這只不過四個月罷了。

赤沙貴婦 (望着下面說得很急速) 你聽我說！我愛我的兒子，——但我很知道他，——我

很知道所有他這一種的人，我已經和一個像他這種的人大家一起過了三十年的生活

了，我也知他們的皮氣。他們心想一件東西，他們一定要到手纔止——等到得到了手，他們却又後悔了！

佛立德 (含怒) 他不會後悔的。

赤沙貴婦 是不是他的愛情足夠維持你們倆戰勝一切的東西麼……你曉得不是的了！

佛立德 如果我是一個高貴的女子，我想你也不講這種的說話了。

赤沙貴婦 如果你是一個高貴的女子，你們倆不論那一個都沒有這種的煩惱了。你還會使得他嫌惡你咧！

佛立德 我不相信。我能够令他快樂。

赤沙貴婦 我不願意這般討人厭的對你說那些你一定要曉得的話兒，我祇求你設身處地把你自已站在我們的地位試一試看。

佛立德 呀，是的！

赤沙貴婦 你應該諒解我多點，不要以為我完全只是為自私起見啊！

佛立德 你可願意設身處地把你自己的地位試一試麼？

(伊抬起頭來)

赤沙貴婦 什麼？

佛立德 是的。剛剛像螺絲那般。

赤沙貴婦 (底而帶驚惶的聲音) 噢！

(沉靜了些時，伊快快的跑到佛立德那裏，呆望伊的眼睛)

佛立德 (回望伊) 噢，是——那是真實！(丕爾從工作室出來，伊對他說，喘着氣) 我

本不想說出來的。

丕爾 好了，你滿意了麼？

赤沙貴婦 (喘息) 這是很可怖的啊！

丕爾 這事還是令統領(即威廉勳爵)曉得好。

赤沙貴婦 噢，不還不可以呢！

不窮 不告訴他，候在那裏，又不可以補救。

（洋台的門開了，卡莉司鈿和朵特兩人手裏拿着那本劇本跑進來，他們覺得氣色不對，便靜靜地站在那裏。不爾望了望他的母親，立刻掉轉身復回工作室。赤沙貴婦走到窗口那裏。）

莊恩 （跟着伊的兩個姊姊進來） 車子已經預備好了！什麼事啊？

朵特 不要響！

（這時忽聽聞威廉勳爵從洋台喊「杜露西」赤沙貴婦的名字的聲音）（赤沙貴婦用手巾揩面孔，掉轉身去，他進來。他穿全身的獵裝。）

威廉勳爵 就要去了，我愛！（很和藹的對他女兒說） 演劇麼？什麼！（走到佛立德那裏）

裏伸出戴着手套的右手給伊。） 請替我把鈕子扣一扣，好麼？ 稍爲硬了點！

（佛立德替他把手套扣好，赤沙貴婦和朵特等靜悄悄地望着。）

威廉勳爵 多謝！『五月的芳芬』香氣應得第一等！（對赤沙貴婦）再會，我愛！一年中

最好的日子。(他拍了拍莊恩的肩) 莊恩, 希望你也出外走走!

(他走了出去, 門兒仍開着, 他的脚步和馬刺叮叮的聲音去遠, 佛立德立刻掉轉身衝進工作室裏去。)

卡莉司鈿

母親! 什麼——

(赤沙貴婦避脫這句閒話, 走過伊女兒的身旁, 進洋台裏面。聽聞有汽車開行的聲音。)

莊恩 (跑到窗口那裏) 他們起程了——卡莉司鈿! 什麼事? 朵特?

朵特 丕爾和她。

莊恩 但到底什麼事啊?

朵特 (不樂意的) 只有天曉得! 去罷, 你不配管這個的。

莊恩 (微愠) 我配。

朵特 我以為不配。

莊恩 卡莉司?

卡莉司鈿 (底聲) 母親應該告訴我們啊!

莊恩 那不會怎樣的。佛立德這麼好!

朵特 你還喊你自己在愛情裏咧——你這小貓子!

卡莉司鈿 這是很可怕，悽悽懂懂一點事情不曉得。我希望朗尼沒有去就好了。

莊恩 我好去招約翰來麼?

朵特 約翰!

卡莉司鈿 或者哈羅曉得也說未定?

莊恩 他已經和司達且漢出去了。

朵特 事情常常都是這個樣子，女人總是矇住眼睛的。那個可厭的老頭兒呀!

莊恩 朵特!

卡莉司鈿 不要這樣罵父親!

朵特 他實在是這個樣子。將來不爾到了五十歲的時候，也要像他一般的。不論佛立德

做些什麼，總望老天爺救助她！我寧願在德國的軍隊裏當一個小兵，也好過做一個女人。

莊恩 朶特，你真是討厭啊！

朶特 你——這隻老鼠心的——紅雀呀！

卡莉司鈿 你們不要講婦人們的胡說了吧！

朶特 你已經結了婚，脫去了這種的情形，而且朗尼又不是這種可怖的英國人！

朶特 (對莊恩說，她已經把門開了。) 我約翰麼？沒有用處，壁板和石灰一時都離不開！

莊恩 (在門口那裏很驚惶的很細聲的說。) 瑪貝來了！

朶特 噢，天呀！

(瑪貝進來的時候，她們三人大家都不作聲，眼睛只營望着她們的書。)

瑪貝 好靜默的一班人啊！

朶特 (直望着伊。) 我們正在這裏預備今天要練習的劇本！

瑪貝 什麼事啊？

卡莉司鈿 噢！沒有什麼事！

朶特 弄出點事情來了。

瑪貝 真的，我很惋惜！（停了一下。）我好去不好？

卡莉司鈿 噢，不，瑪貝。

朶特 （很不自然地。）我也這般想！

（她們正面面相覷的時候，丕爾剛從工作室進來。他要橫過這房間忽停止不走，蠢蠢

地呆望着她們四人。）

丕爾 就是這樣！密斯藍芳，事情就是我和我母親的侍婢定了婚了。

（沒有一人動一動，或說話，瑪貝突然走到丕爾那裏，伸出伊的手給他。丕爾并不握

伊的手，只鞠躬。瑪貝快快的瞟了她們三人一眼，便走出洋台裏去。她們三姊妹只管

呆呆地望着她們的哥哥。）



丕爾

(冷冷地說) 想你們也許喜歡曉得吧!

(他也走出洋台裏去。)

卡莉司鈿

天呀!

莊恩

好可怕啊!

卡莉司鈿

我誓想不到有這糟的事情!

莊恩

噢! 卡莉司! 一定要弄出事來了!

朶特

(突然自己對自己說) 哈! 剛纔父親去扣鈕的那個時候啊!

(一陣聲音席克生已經從洋台進來。)

席克生

(對朶特) 密斯司達且漢已帶了兩只別的小狗來了。他現在候在外面。他說

不曉得你可要看一看牠們(指小狗)麼?

(靜着不響。)

朶特

(突然間) 我們不能夠去!

卡莉司鈿 不是現在去，席克生！

席克生 那麼是不是喊司達旦漢和那些小狗在那候着，小姐？

（朵特亂搖伊的頭。但司達旦漢已經站在門口那裏，袋子裏袋着一隻小狗。他進來了，席克生站在他後面候着。）

司達旦漢 這一隻是最好的，密斯朵特。（他把右面的衣袋顯露出來。）我養着給我的女

兒的，——一隻訓練得很好，——和牠（指小狗）的父親一個樣子！

（她們靜悄悄地呆望着他。）

朵特 （急急的說。）多謝你，司達旦漢，我曉得了！

司達旦漢 那末我不把牠們（指狗）拿出這裏了！牠們還不十分壯咧！

卡莉司鈿 （喪沮。）不，不，那自然！

司達旦漢 你想必喜歡牠了，密斯朵特！還有一隻白胸的，牠是條雌狗。

（他把左面的袋子顯露出來。）

朶特 噢，是的，司達旦漢，多謝，多謝得很！

司達旦漢 好忠心的動物，好像一個婦人一般跟在你後面，不論怎樣你不能弄開他們！

（把右面的袋子顯露出來）我的女孩，牠（指那隻雌狗）已經心注着牠（指那雄狗）了，不過沒有了他，她也可以的！

朶特 （好像受了觸電似的）噢，我不能把他離開了她！

司達旦漢 保佑你，她不打緊的！那末這事弄妥了！（他轉掉到門口那裏對小狗說）想爬出來！（他出去，席克生在後面跟着）

（譯者按上面司達旦漢所說的都是無心指那兩隻小狗，朶特却感觸到不爾和佛立德的事情，所以有這樣的酬答，但這幾句話影射到這劇的結局。）

卡莉司鈿 好可怖！

朶特 （忽然看見伊手裏拿着的書）『階級』啊！（伊顯出微微的尖刻的笑容。）

（幕下）

## 第三幕

同日五點鐘的時候。景爲吸煙室，室牆作淡紅色，壁上掛着賽馬及狩獵的古畫。許多靠臂椅子把一個高欄的，生着火，爐兒圍在當中。豎框的窗上，還沒有把帳幔扯起，但電燈却已點着。室裏有兩門：一到彈子室，一到洋臺。丕爾正在那裏踱來踱去，哈羅站在火爐旁，很可憐的呆望着他。

丕爾  
什麼時候？

哈羅  
將近五點鐘了。如果那是什麼慰藉的事情，他們還不會就進來咧。常常都是一個

好聚會，——（輕輕地說）好像老虎嗅着人的時候所說的話！

丕爾  
呀！只有你這一個人，我是能够忍耐得住的，哈羅！

哈羅  
哥哥！你真個以爲娶了她，你就會好了麼？

（丕爾聳肩不語，仍然在房裏踱着。）

哈羅  
是麼？

不爾 聽着！我并不是那種容易被入說得服的。

哈羅 那自然不是。

不爾 不過我已得着一種自重的觀念了，雖然你都不會想得到！

哈羅 我親愛的哥哥！

不爾 這是一樁很下流的事情，像一個人去欺負，我猜——他自己母親的婢女一樣；自從她這麼美好，我們就知道她的。現在我曉得——我已經占着上風了！

哈羅 天啊！不爾設使你不再纏着她，又怎樣呢？請把你的理由說出來。

（靜着不響；不爾復又踱來踱去。）

不爾 倘若你以為我不大注意到這事的道德那方面——

哈羅 噫！我的親愛的！那自然不是。

不爾 那只不過現在人人都曉得這樁事情了，如果我把她攢在這種苦况裏，我覺得我是這

——這——這樣的一個鄙夫就是了。你自己設身處地試試看，你就會曉得！

哈羅 可憐的人啊！

丕爾 這却不是說她曾經迫着我做的。她是一個很溫順的小東西！我爲什麼要把自己

弄成這樣一隻病驢，連我也想不出什麼緣故？我並不說是——

哈羅 不，我曉得。不過，丕爾，你不要輕率從事纔好，不要忘記！

丕爾 設使我就是離開了本國，我也看不出我有什麼損失。（忽聽聞有彈子衝撞的聲音。）

誰在那裏打彈子？

哈羅 約翰，我想是他吧。『聲音忽停止。』

丕爾 他就要來這裏了。我實在不耐煩啊！

（勒德從彈子室進來，丕爾急急跑出去。）

勒德 那個是丕爾麼？

哈羅 是。

勒德 怎樣了？

昆子 第三幕

哈羅

（輪着他踱來踱去。）就是貓在燒紅的磚上也不關他的事，這就是你在書裏所唸的那種事情，約翰！你和朗尼所辨論的現在有什麼價值？唔，幸而這時你還不算遲呢！

勒德

你的意思說什麼？

哈羅

我想你還是不必把你自己牽進這種怪僻的人家的好！

勒德

我不是一個暴躁的人，哈羅。

哈羅

好得很！

勒德

這事很令你的姊妹們難處。

哈羅

運氣還好，幸而這裏還沒有多少人；可憐的母親啊！約翰，我覺得這樁事情很不妙。

如果再不設法補救，却可要把我也牽進漩渦裏去了。

勒德

怎樣？

哈羅

我們家裏沒有限制嬰爵的命令的。倘若統領（指威廉勳爵）把丕爾趕了走，所有一切的事情都要弄到我的身上來了。

勒德 哦！

哈羅 可憐的不爾。那本劇本！*Nones*！啊！什麼？道德！階級！倒沒有什麼相干！

却剛剛捉弄到我們身上來了！

勒德 這事却是不爾的不好。那的確是真的！他的行動實在不大正當。

哈羅 （奮興！） 唔世上不曉得有多少的人們永沒有夢到纏着女子是什麼意思的。

勒德 好討厭啊！

哈羅 停着，約翰！難道你一點人類的同情心都沒有麼？難道連這些事情怎樣會發生出

來的，你也不曉得麼？這樁事就好像是乾草場裏的一點火星一般。

勒德 除非人是個獸子，或者是個壞人之外，他不會拿點着的煙斗到乾草場裏去的。

哈羅 哼！（現憎惡貌。） 那麼你以後不准吸煙。在從前的日子，沒有人會想到有這種的

事情。我的曾祖父——

勒德 請你不要對我提起你的曾祖父了！

長子 第三幕



哈羅 我至少也能够告訴你——打我相熟的人，他們也經過和這一樣的事情，都安安全全的過去了；現在因為不爾也弄這個玩意兒，那可要使他大大的受了一個打擊的。

勒德 爲什麼他不起初就弄這玩意兒呢？

哈羅 約翰，我真不耐煩你們這一種的人。遇着像這般的事發生出來，你們所能做的只會在那裏大聲的喊：爲什麼他不——呢？爲什麼她不——呢？怎樣做法，——那纔是要點啊！

勒德 他自然應該——

哈羅 哈！

勒德 那是什麼意思？

哈羅 約翰，你聽我說來！因爲你很明了不爾，佛立德，以及一切的情形的緣故，你像我一般，覺得這樁婚姻是沒有希望的。現在你是不是這樣想法？

勒德 我覺得這事是——是最不幸的。

哈羅 唔，我也是覺得是這樣！

（他說話的時候，卡莉司細和克斯一塊從彈子室進來。克斯仍然穿着獵衣，看上去非常疲乏沉默。他點着一枝捲煙，在一張靠臂椅裏坐下。朵特和莊恩兩個跟在他們後面，也偷偷地走進來。）

卡莉司細 我已經告訴給朗尼曉得了。

莊恩 這樣的等着父親回來說，真是難過啊！

哈羅 （對克斯說。） 你在什麼地方離開老頭子（指威廉勳爵）？

克斯 在克利根。大約十分鐘的樣子他就要回來了。

朵特 瑪貝已經走了！（他們大家不覺受了一嚇，好像覺着什麼不妥似的。）她步行到格

斯里纔打電報來。

哈羅 嘶！

朵特 如果沒有事情弄出來我們還可以和她談別哩。

哈羅 朗尼，這樁事情要靠你了。

(克斯望了望莊恩，慢慢噴着煙，勒德攏着莊恩的臂拖了她進彈子室裏去。)

克斯 朶特呢？

朶特 我不是個善叫的松鼠呢！

克斯 有人看見過那女孩(指佛立德)沒有？

朶特 看見的。

哈羅 怎樣？

朶特 她只坐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卡莉司錫 (用很艱苦的聲音說) 好像我們現在這個樣子！

朶特 她非常的溫柔，那就是最可怕的！ 如果有人能覺得——

克斯 她自己也應該好像我們一般發表點意見纔是。

朶特 意見？ 哼！ 這樁事好像一隻琴一般，有人正在那裏彈弄着似的。

(門開了；他們大家都掉轉頭來，男僕拿着一托盤的威士忌酒，杜松子酒，檸檬水，梳打水等進來。沉靜中，男僕把托盤放下。)

哈羅 (壓住聲音) 你跑了一趟馬麼，朗尼？ (克斯把頭點了點) 多遠路？

克斯 八哩。

僕人 你們可要喝茶？

克斯 不喝，查爾士。

(沉靜中，僕人出去，他們都望着他。)

哈羅 (氣急) 好上帝！那就是這事的難點了！

克斯 我們國裏的傳統是怎麼？

卡莉司鈿 一切都要靠父親來看。

克斯 威廉勳爵現在真是進退兩難，我覺得。

卡莉司鈿 他只有完完全全禁止這事，那自然是。

克斯 唔！難事！一個陰祈禱，做禮拜的人，却禁止自己兒子去——

卡莉司鈿 朗尼！

克斯 呀！我并不是說丕爾應該要娶她。她應得忍受嘈鬧的！不過你爹爹一定很困難站在這種的地位。

朶特 有趣得很咧！

卡莉司鈿 朶特，你到底什麼意思呀？

朶特 你們倆，一個眼裏看着道德，一個眼裏看着爵號。

卡莉司鈿 胡說！

哈羅 沒有了丕爾，你們大家都有計算的。

克斯 不錯！威廉勳爵能够趕走了他，但沒有人能够救那爵號失掉，如果丕爾只挑這一種的事兒來——（忽咽着不說，抽了一口氣，歎了一聲。）

哈羅 我不肯繼承丕爾所應得的東西的；就是你們不論那個，也不見得肯，我想——

卡莉司鈿和朶特 那自然不肯！

克斯 (拍他妻的臂兒) 好難講啊，你說是麼？

朶特 倘若這事不是爲母親啊！佛立德和大多數的女子一般的也像貴家女子一樣。爲

什麼緣故他不應娶她到坎拿大去住？那地方纔真真的適宜於他咧！

卡莉司鈿 再說下去啦，朶特！

朶特 很好，你試想他在國會裏，那就是他將來要到的地方，如果住在這裏——快快樂樂

爲國！

卡莉司鈿 不要嘲笑了！我們一定要找尋個法子制止丕爾的！

朶特 我嘲笑麼？

卡莉司鈿 不如我們去懇求他吧，朗尼！

克斯 沒有用！現在唯一的希望只在那女子的身上。

朶特 但她身上沒有主因呀？

哈羅 呀！小丁寧那樁事好有價值啊！剛剛打在面子上！可憐的爹爹！

卡莉司鈿 這不是笑話的時候了，哈羅。

柔特 （快快地說。）老司達旦漢比較大多數婚姻上的親戚都好咧！

克斯 謝謝！

卡莉司鈿 那是很可笑，——很可怕的！那是空想的！

哈羅 （把手舉起。）他的馬在那裏走着咧！他進來了。

（他們聽聞聲音，大家掉轉頭去，看見赤沙貴婦正從彈子房進來。伊的面色非常蒼白。他們大家瞧見伊，都站起身；柔特一手摟着伊，克斯立刻推一張椅前去給伊坐。莊恩

和勒德跟着也偷偷地走進來。）

赤沙貴婦 謝謝，朗尼！（坐下。）

柔特 母親，你抖着哩！我去拿件皮衣服給你穿，好麼？

赤沙貴婦 不要，柔特！

朵特 (底聲說) 親愛的母親,快樂點吧!

赤沙貴婦 (伸直身) 朗尼,怎麼一種的跑法(指跑馬)。

克斯 跑得很好! 從白李沙堤跑到茄芬堤,很直的一條路線。

赤沙貴婦 就是那匹小馬麼?

克斯 你稍爲勸勸他就是了! (把手搭在伊的肩上) 快樂點,岳母!

卡莉司鈿 母親,是否所有的事情都一定要告訴父親麼? 朗尼以爲這事完全靠在她身上。

你不能够使用你的權力麼?

(赤沙貴婦把頭搖了搖)

卡莉司鈿 但是,母親這事是很絕望的啊!

朵特 閉嘴,卡莉司! 母親自然不能够! 我們只能求她讓我們出脫的。

卡莉司鈿 一定有法子的! 母親,你心裏可想到什麼法子麼?

朵特 不要噪母親了,放過母親吧!



卡莉司鈿 這事一定要說的，現在或永不。

柔特 (低聲說) 難道你一點自尊心都沒有麼？

卡莉司鈿 我們就要作全國的笑柄了！噢，母親，你去對她說說呀！你要曉得這樁事情將

來弄得他們倆個都苦痛的！(赤沙貴婦把頭垂下。) 去對她說啦，那麼！

(赤沙貴婦搖了搖頭)

卡莉司鈿 難道也不爲丕爾着想着想麼？

柔特 卡莉司鈿！

卡莉司鈿 唔，母親，那麼再去對丕爾說吧；我們大家都應得去跪着求他！

赤沙貴婦 他現在正和你父親在一塊！

哈羅 可憐的丕爾！

卡莉司鈿 (含怒) 他并不想一想我們！那可惡的女孩呀！

赤沙貴婦 卡莉司鈿！

卡莉司鈿 總要有點限制纔對。

赤沙貴婦 就是不能自治。

卡莉司鈿 不，母親？ 我不能够——我永不肯——一定要想點法子的你曉得不爾是種什麼的人了。他一受打擊的時候，他就要這般的亂衝亂撞。噢，母親！ 你去試試看啦！

這對於她，對於我們大家都有好處啊！

赤沙貴婦 (很痛苦的說) 你要曉得有點事情人是不能做得到的啊。

卡莉司鈿 但這是不爾！ 只要你肯盡力說去我知道你能够使她不再纏住不爾的。總而

言之，如果她是一個高貴的女子，前途不論怎樣，都不會影響到她。 母親，現在只有你一個人能做這事！ 你們大家請幫助我！ 這就是唯一的法子！

(這時大家都受了卡莉司鈿逼迫赤沙貴婦的、私人的、企望的引誘，不覺都把眼睛專注在赤沙貴婦身上。 貴婦把他們一個個都望過，不時移動她的手，好像覺得有什麼痛苦似的。)

卡莉司鈿 (輕輕地喊) 母親!

(赤沙貴婦突然站起身來，向彈子房的門兒望着，聽着。他們大家都跟她的眼睛望去。她忽又坐下，把手抹了抹脣兒，這時威廉勳爵進來。他的獵衣濺滿了污泥，他的色面非常惱惡而堅決。他進來的時候，眼并不望人，就走到火爐那裏站着，呆看着那火兒。)

除了赤沙貴婦之外，他們個個都偷偷地靜靜地溜走了。

赤沙貴婦 你幹了些什麼?

威廉勳爵 你在那裏麼!

赤沙貴婦 不要把我放在闊葫蘆裏了!

威廉勳爵 那獸子! 我的上帝! 杜露茜(貴婦的名字)啊，我却想不到我會有一個下流人

做兒子，不但這樣，而且還是個獸子咧!

赤沙貴婦 (站起身來) 如果他是個下流人，他也不合成爲你所稱做的獸子了!

威廉勳爵 (很怒的望了她一眼，微微的鞠了鞠躬) 好得很!

赤沙貴婦

(低聲說) 不爾，(暱稱她丈夫的名) 不要粗魯！那真是可怖啊！

威廉勳爵

坐下來，我愛！

(伊復又坐下；他仍掉轉去對着火兒。)

威廉勳爵

我一生裏從沒有見過像這樣的事兒！(用力緊握着火爐飾，以致手和臂都抖

着。) 你求我鎮靜點！我現在正試着咧，望你不要也學他那樣來和我作對就好了！

赤沙貴婦

不爾！

威廉勳爵

我現在正想着。我曉得你今天早上便知道——這片消息了。我知道了，纔十

分鐘。請給我一點時候！(靜了一下) 那女子現在在什麼地方？

赤沙貴婦

在工作室裏。

威廉勳爵

(舉起他的拳頭) 他到底打着什麼主意呀？

赤沙貴婦

你對他說了些什麼話？

威廉勳爵

沒有什麼！(他離開那火，在室裏踱來踱去。) 我的家庭回復十三世紀的。現

在的時代，他們很譏笑這個。我却不譏笑！現在的時代，他們差不多樣樣東西都譏笑，

——他們連貴婦這兩個字也譏笑——我娶你，我却不要他母親的侍婢做

妻？  
啊，杜露茜！我真不知道我們幹過點什麼事兒，要受這個報應；這是一個死的打擊

啊！我是不肯預備就這樣坐在那裏候着牠惠臨的！我是不肯的！（很兇惡的樣子。）

近日不曉得有多少人們，正巴不得有這種的事兒發生；不曉得有多少那些——社會

主義者哪，進步黨哪，他們正想找點他們所不忍看見的東西——悲劇——來笑個半死。

我敢說這樁事情一定是個悲劇，是你，是我，是我們大家的悲劇。你和我都是用一種的

信仰，需要，和習慣養大的，我們養大我們的兒女，也是用這種的信仰，需要，和習慣。一個

人的過去——他的傳統的舊俗——他不能把他們拋棄不顧的。他們（指舊俗）就是

他自己！（突然）這樁事兒一定不可以鬧下去！

赤沙貴婦 但有什麼法子阻止牠呢？

威廉勳爵 我完全禁止這種的狂病。我當遏制牠！

赤沙貴婦 不過這事我們不能遏制咧！

威廉勳爵 那麼預先的辦法一定要定好！

赤沙貴婦 那無字的法律麼！

威廉勳爵 什麼？（忽然悟到伊所指示的意思。）你想到小——小丁——（中止不說）！

——我却不得出有什麼關係？

赤沙貴婦 這事最壞的就是不爾要講義氣——我們——他的父母却——

威廉勳爵 我不願眼看着我的長子毀却他的生命的！我一定要把這事想出點法子來。

赤沙貴婦 （喘息）我已經試過了，——但沒有用啊！

威廉勳爵 這個女孩子（指佛立德）自少就生在我們府裏，在我們家裏來往，——用我賺來

的錢養大她，——我們大家除了用恩惠待她，沒有別的；那曉得她竟連把感激的合禮的普通規矩也打破了，——他引誘她的，——我一定相信得過！

赤沙貴婦 （對伊自己說）用一種方法，我猜！

威廉勳爵 什麼！這是敗亡。我們常常都住在這地方。如果我們忽然離開這裏，我們成爲什麼人了？你以爲我們還可以住在這裏麼？走到外面去，撞見別人，可以假裝沒有事兒發生的樣子麼？只好和什麼威望哪，政治哪，社會哪，一切的東西哪，再會了！這是一種的事兒，沒有法子能够克勝的！我以前也看見過這種的事兒，倘若別種事情——却不久便可忘却，——常常都發生——我的祖父——

赤沙貴婦 他可有什麼？

威廉勳爵 (靜靜地怒視着她，——突然間。) 你一定要去那女孩子那裏。她很溫順的。她斷斷不會不服從你！

赤沙貴婦 我還沒有知道她當先的事情，我就去過了，——我已經把我所能說的話兒，也都說盡了。我現在不能再去了！我又怎能去呢？

威廉勳爵 那麼你打算怎麼做法呢，——攏起你的手來麼？ (赤沙貴婦作一種痛苦的舉動。) 如果他娶了她，我就不要他，凡是和我有相干的，他總不得生存就是了。說到那

爵號，——我可不能想法了。我的上帝！難道這樣合於你的願望麼？

赤沙貴婦 (忽然一陣怒火) 你沒有權給我去選擇這些！我當犧牲我十年的命來，阻止

這樁結婚！我去丕爾那裏！我當跪着求他。

威廉勳爵 那麼你爲什麼不能去那女孩那裏呢？她不應受尊敬的！這不是一個道德的

問題。道德只不過是——

赤沙貴婦 不過那不是自重！

威廉勳爵 什麼！你是他的母親呀！

赤沙貴婦 我已經去過她那裏了，我已經試驗過了，我——把手放在喉嚨那裏，却不能把這

事解決！

威廉勳爵 (怒看着她) 你不肯去麼？

赤沙貴婦 我不能去，丕爾！這似乎這樣的——卑鄙，——這樣的下賤！

威廉勳爵 杜露茜，在我們倆結婚生活的全時期裏，我從不曉得你會揚言反對我的！我很



怒這個，——我警告你，我很怒這個！去喊那女孩到我這裏來！

（亦沙貴婦回頭望了他一眼，纔走出到洋臺裏。）

威廉勳爵 這倒是我一世的好結局咧！

（他從火爐架上取一只小磁杯在手，但那杯竟被他手裏的壓力壓破，跌進火爐裏。他怔怔地望着那火爐的時候，忽有敲門聲。）

威廉勳爵 進來！

（佛立德從洋臺進來。）

威廉勳爵 我喊你來這裏，因為要——（指着一張椅子。）你可以坐下來。

（伊雖然走前兩三步，但并不坐下。）

威廉勳爵 這是一樁很不幸的事兒！

佛立德 （喘息。）是的，威廉勳爵！

威廉勳爵 （漸覺得他目前情感之深了。）我——我——是不是你愛戀我的兒子？

佛立德 (輕輕地說) 是!

威廉勳爵 那令我很痛苦要幹這個! (他從伊那裏掉轉身對着火兒說) 我差你來這裏

要——求——(急急的說) 你年紀多大了?

佛立德 二十二。

威廉勳爵 (更加決絕地說) 你可希望我——准許這樣一種的癡念當做結婚麼?

佛立德 我什麼都不希望。

威廉勳爵 你要曉得——你沒有得到什麼受人尊敬的權力咧。

佛立德 還沒有!

威廉勳爵 什麼! 那不應助你。還適得其反咧! 現在你自己振刷點起來, 聽我對你講!

(伊站立候着聽伊的判詞。威廉勳爵望着伊; 他的目光漸漸波動了。)

威廉勳爵 我並沒有一字替我的兒子辯護。他的行動很像流氓一般。

佛立德 噢, 不是!

威廉勳爵 (用一種沉靜的姿勢) 同時——什麼東西令你竟把自己的身分都忘記了？  
你沒有可原諒的地方，你要曉得。

佛立德 沒有。

威廉勳爵 你就要應該受到你將來所得的結局了！毀却牠吧！想希望我——那是很難

忍的啊！你可曉得我的兒子現在什麼地方麼？

佛立德 (很細聲的) 我想他和貴婦一塊兒在彈子房裏？

威廉勳爵 (再決意的說) 我想——把這事交給你——當作——當作——一樁——

(看見伊很堅決的靜着站在那裏，他忽掉轉身開了彈子房的門) 我要先對他說！你

們進來！(對佛立德) 你進去裏面候着吧。

(不爾和赤沙貴婦進；佛立德從他們身旁走過，進去彈子房裏)

威廉勳爵 (每說一句停了一停) 你的母親和我已經談過這樁——不幸的事兒了。我

想連你對於這事的可怖本質，也有點昏暗的理解。我一定要告訴你這個：如果你要幹

這樁狂事，你便自己供給自己。現在或以後，你不會從我這裏得到什麼東西了。我以為只不過因為我們的地位的緣故，我們的家庭纔可以在這裏常常維持得住。你的弟弟將代替你的位。沒有了你，我們還當竭力過下去（靜；他快快的說）。怎樣？

丕爾 我還是要娶她！

赤沙貴婦 噢！丕爾！沒有愛情，——就沒有事兒了！

丕爾 很好，母親！（對威廉勳爵說。）你已經把人認錯了！我因為是一方面的墮落者，我可不必定要做一切的墮落者。昨天你纔把一枝手鎗頭對准着小丁寧的頭，今天你把那一頭對准着我的頭了！很好！（他掉轉要走。）讓這事就這樣——解決吧！

赤沙貴婦 丕爾呀！

丕爾 （掉轉頭對伊說。）我不肯把她攢在苦況裏的。

威廉勳爵 請你們判斷，我並沒有勸誘你做這個的（指把佛立德攢在苦況的意思）。

丕爾 沒有！你已經把我趕走了！在這些情形之下，我早就不見得你會別的做法。那是

很對的！不過，如果你想要我拋棄她，父親，你可走錯路兒了；所以你和我不很好。

威廉勳爵 你可認實你的地位麼？

丕爾 (快快地) 我已經好好地注意過了！

威廉勳爵 (一陣暴躁) 你一點都沒有——一點點都不，像你從前那般養大。

丕爾 我並不養大我自己！

威廉勳爵 (用一種不可遏制的震怒的舉動，他的兒子也反應他) 你——這個沒有感激心的小狗呀！

赤沙貴婦 你們倆，——怎能够這樣呀？

(他們都把眼垂下，靜悄悄地站在那裏。)

威廉勳爵 (用鬱悶，抑制的情緒) 我忍着極大的痛苦說話的——總應有點體諒我纔成。

這是一樁不幸的事兒，我誓想不到會遇見；這是一樁事兒，我也自然誓不能希望把牠忘却。我將帶着他而死。我們大家都要這般。我最不幸一生相信，在我們這裏的地

位——相信我們是有點價值的。——相信國家是需要我們的。我已依着這個地位試盡過我的義務了。不料頃刻間我却發見牠竟去了，——煙消了，——去了！我的哲理竟和這個不相等。外面上這種的結婚，是很不自然的。

不爾

我曉得。我很抱歉。我已經把她陷進這個——我不見得還有什麼別的出路。這

是一樁很惡劣的事兒給我去辦，父親，和牠也是一樁很惡劣的事兒給你去辦一樣。——

(他止着不說，看見席克生已進來，站在那裏候着。)

席克生

威廉勳爵，你可要和司達旦漢說話麼？那是講小丁寧的事情。(靜了些時，威廉

勳爵然後點頭，席克生復出。)

不爾

(蠢蠢地說) 還是告訴他(指司達旦漢)的好。

威廉勳爵

是告訴他的好。

(司達旦漢進，用一種理會的姿勢，舉手對他們行禮。)

司達旦漢

晚安，貴婦！  
晚安，威廉勳爵！

長子 第三幕

司達旦漢 很歡喜告訴你們，那少年（指示小丁寧）已經肯幹正常的事兒了。他求我轉告

你曉得，威廉勳爵。結婚公佈下星期日便可發出了。（看見他們都靜悄悄地不作聲，

他覺得不對，便一個個把他們三人望過，忽瞧見赤沙貴婦在那裏抖着。）請恕我，貴婦，

你抖得好像一塊樹葉一般咧！

不爾 （突然說出來。）司達旦漢，我有一片很可痛的消息告訴你，我已經和你的女兒定了

婚約。我們立刻就要結婚了。

司達旦漢 我——不懂——你的說話。

不爾 事情就是我的行為很惡劣，不過我願把牠糾正好的。

司達旦漢 我稍爲有點耳聾。你可是說——我的女兒麼？

威廉勳爵 司達旦漢，那可不用吞吞吐吐。這事是閃電一般，——小丁寧的事情又發生了！

司達旦漢 我還不十分懂得。什麼她是——你已經——我一定要見見我的女兒纔成。

貴婦，可否請你去喊她來？

(亦沙貴婦到彈子房那裏，喊道：「佛立德，請到這裏來！」)

司達旦漢

(對威廉勳爵說) 你告訴我我的女兒就是你兒子所說的那女孩麼？

丕爾

如果你喜歡靠我喫飯，司達旦漢，我是很歡迎你的。

司達旦漢

(聽聞他語尾的爽直的癡呆，便把眼睛轉向別處，不去望丕爾) 威廉勳爵，我已經伺候了你二十五年了，不過這是人對人的事兒——這是！

威廉勳爵

我并不否認這個，司達旦漢。

司達旦漢

(用眼在率真的怒氣中籌畫) 不——那不——那不是很容易的！我聽聞他說過是他求婚的麼？

威廉勳爵

你聽聞的！

司達旦漢

(摸鬚) 唔——那是有點事了！(轉動他的手好像在那裏扭一鳥的頸兒似的) 我正試着觀察這事的合理處！

威廉勳爵

(苦痛的說) 司達旦漢，你還有一切的事留給你幹咧！



(司達旦漢不知不覺復又用手作扭的舉動。)

赤沙貴婦

(把頭掉轉，不敢望他，像很恐怖似的。)

司達旦漢不要這樣，請你！

司達旦漢

什麼，貴婦？

赤沙貴婦

(喘息。你——你的手！)

(司達旦漢仍呆望着伊的時候，看見佛立德已站在門口那裏，像一個黑色的鬼一般。)

司達旦漢

來這裏！您！(佛立德稍爲走向伊父親那裏幾步。這事你什麼時候弄起的

呀？

佛立德

(差不多不可聽聞。在夏天裏，父親！)

赤沙貴婦

不要苛待她！

司達旦漢

苛待！(他的眼睛不住向兩面轉動，像痛苦和怒氣把牠們迷亂的樣子；然後那

看着佛立德，用比較溫柔的聲音說。)

你什麼時候告訴他——你現在所逢的事？

佛立德

昨天晚上。

司達旦漢 噢！（突然的惘嚇。）您這個小——（他把一手作一拘攣的舉動，在沉靜中，他

好像思想很迷亂似的，把手放在頭上。）我要把我的心弄清醒一點纔成——我畢竟還

不十分明了！（并不望着丕爾說。）人家說還有結婚的提議咧？

丕爾 這是我幹的，我堅持到底的。

司達旦漢 噢！（緩而迷惑的怒。）我需時候才可得到這事的精奧。你不說點什麼話麼，

威廉勳爵？

威廉勳爵 所有的事實都在你的眼前了！

司達旦漢 （唇差不多沒有動。）貴婦呢？

（赤沙貴婦并不作聲。）

司達旦漢 （訥訥的說。）我的女兒——給什麼人都好。但不可給他，那是——那是看她

不起的。（對佛立德。）你聽聞那好看的對你的提議麼？唔？（佛立德先溼了溼他

唇兒，意欲說話，但却不能說。）如果沒有人說一句話兒，我們不會得到這許多困擾了。

威廉勳爵，我很願意代你把心裏的話兒說出來。

威廉勳爵 我——如果我的兒娶了她，他必須自己去發展就是了。

司達旦漢 (兇蠻的說) 我却不想到這個。

威廉勳爵 我并不以為你會想到這個，司達旦漢。這事現然要靠你的女兒身上。(他忽然

然拿出他的手巾掩在額上。) 可惡的火兒，他們却在這裏發燒咧!

(赤沙貴婦這時復又抖得很厲害，好像受了大冷似的，伊忽作一劇烈的動作，意欲遏止

伊的震顫)

司達旦漢 (突然說) 有許多過奢的地方，是要酬償的！(對佛立德說) 現在，說吧!

(佛立德慢慢掉轉來，先舉目望威廉勳爵；他不知不覺把手舉到他的嘴那裏。伊再把

眼睛去瞧赤沙貴婦；她面對着佛立德，但她的臉色非常蒼白，像就要暈絕一般。佛立德

的眼光復移到丕爾身上，却見他合着顎，剛毅不屈的站在那裏。)

佛立德 我願——(忽把臂掩伊的眼睛，從丕爾那裏掉轉身來。) 不了！(按意謂不願嫁

不爾了。

威廉勳爵 呀！

(司達旦漢的眼睛先也是跟着他女兒的目轉動，這時聽聞威廉勳爵這一字深奧的，安慰的聲音，立即走向威廉勳爵處；這時所有他的情緒都變成率真的怒的驕傲。)

司達旦漢 不要害怕，威廉勳爵！我們一個人也不要你們的！她不會強迫她自己到那些

不歡迎她的地方的。她也許會失掉點她的名譽，但她要保存好她原有的尊榮的！我不願要我家裏有慈善的結婚的！

威廉勳爵 不動，司達旦漢！

司達旦漢 如果那少年(指不爾)三個月內就已經厭棄了她，好像一個盲人也能由他的外

貌看得出——她是不嫁他的了！

不爾 (走前去) 我預備去和她解決！

司達旦漢 走回那裏？(他擡着佛立德，四圍看望) 好！她並不是第一個人，這種的事兒

自從世界開始就已經有發生了，她也不是最後的一個！走吧，現在，走吧！

（他搭着佛立德的肩兒，引着伊向門口那裏走。）

威廉勳爵

司達旦漢！請給我們記着吧！

司達旦漢

（掉轉身，——他的臉孔和眼睛都給一種微笑的譏諷所照耀。）呀！我做這個

的，威廉勳爵！不過有點事情人是不會做得到的啊！（他跟着佛立德出去。）

（那門一關的時候，威廉勳爵的寧靜也去却。他趑趄的走過他妻子面前，放身便倒在

火旁的一張椅上，好像非常疲乏的樣子。丕爾跟着佛立德和司達旦漢後，行至那關了

的門兒那裏，停止不走。赤沙貴婦急急跑近他那裏。這時彈子房的門忽開，朶特出來，

伊四圍瞧了一瞧，立即快快的走至伊母親處。）

朶特

（低聲說。）母親，瑪貝剛纔走了！（差不多是耳語。）佛立德在什麼地方？這事是

否——她真個有這個勇氣麼？

（赤沙貴婦把頭垂下，當作說「是」；然後走進彈子房裏去。朶特把手合着，站在室之中

央，望了望伊的父親，又望伊的哥哥，望了望伊的哥哥，又望伊的父親。伊的唇兒上現出一種奇特的、哀憐的、微笑。伊微微的聳了聳伊的肩兒。

(幕下)

世界叢書

世界文學名著

商務印書館印行

書名	譯者	定價	內容提要
易卜生集	胡適之校 潘家洵譯	一册一元	(一) 娜拉，描寫家長自私自利的種種惡德，及婦女的覺悟。(二) 羣鬼，敘述惡行之父遺傳其病毒於兒子。(三) 國民公敵，攻擊社會上偽君子的種種欺騙奸詐。
現代小說譯叢	周作人	一册一元	內短篇小說三十篇。作家十八人。代表八國。每家都有短跋說明其生平事蹟，思想及藝術之特點。可以幫助讀者對於該作品容易了解，增多興趣。
你往何處去	徐炳烈譯 喬曾勛	一册一元	本書描寫之故事，代表希臘羅馬文明衰頹時的社會狀況，與基督教的真精神。原作者顯克微支。此乃其著作中之尤傑出者。歐美各國都有譯本。
林肯	沈適之仁校譯	一册三角	原著者德林瓦脫氏，為英國現在最偉大的歷史劇家。這篇敘述林肯一生的梗概，及美國南北戰爭的情形。是他第一次成功的劇本。

# 阿麗思漫遊奇境記

趙元任譯 一册六角



阿麗思

這書原名叫做 The Adventures of Alice in Wonderland, 是頂頂著名的一本兒童文學書, 也是頂頂著名的一本笑話書! 英美的小孩子差不多沒有一個不讀的。并且還編成劇本, 上過戲台, 又做成影片。但戲劇中布景常不自由; 這故事並有許多動物, 用人扮演, 總覺不自在, 故還是看原書的好。我們中國有許多不識英文的, 那麼, 祇有讀這册譯本了。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又(994)

## The Elder Son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月初版

(文學研究會叢書) 長子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J. Galsworthy

譯者 鄧演存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閩縣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九七一四丁



